

最佳抗戰劇選





最佳抗戰劇選

馬彥祥編

抗戰戲劇叢刊

# 最佳抗戰劇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著人 馬 彥 祥

發行人 上海雜誌公司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上海福州路

支店 廣州永漢北路

支店 梧州大中路

支店 宜昌二馬路

支店 重慶武庫街

分店 長沙東長街

分店 武昌胡林翼路

分店 成都祠堂街

分店 西安南院門

分店 昆明西華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漢初版

實價四角五分

發行額：四〇〇〇本

(外埠酌加郵寄費)

出版物：第0190號

乙 項：第 95 號

## 編者言

馬彥祥

這輯選集完全是爲了供給一般在內地做救亡宣傳工作的劇團而編的，在編選方面有許多與其他抗戰劇的選本不同的地方：

(一)目前各地的救亡劇團大都是有移動性的，團員的人數不能太多，普通是十五人左右，超過二十人的就非常之少，所以這裏所選的戲，腳色至多不過十五人，使腳色的支配方面不致發生困難。

(二)演劇要有效果，必須接觸到觀衆的實際生活，例如在難民區裏演出「難民曲」，警察面前演出「三江好」，軍隊中演出「三江好」，一壯丁羣裏演出「有力的出力」等，工作效果自然就會增高。所以本輯所選各劇，題材上務求其均衡，使各劇團在他們節目的安排方面能有適當的配置。

(三)爲適於流動性的劇團應用起見，這裏所選的劇本大都沒有十分固定

的地點性與時間性，即使劇中說明故事係發生於某時某地，也可由導演者臨時更改，以期合於當時當地觀眾的需要。

(四)「導演說明」是專為給許多沒有技術指導人材的劇團作參考，牠告訴了你全劇的重心所在，什麼地方應該加強，什麼地方應該加緊，來獲得劇中應有效果的。

(五)其他的幾種說明和設計都是頗費事的工作，這給演出者以許多的便利，尤其是時間上省去了不少的浪費。

這是第一集，如果適用的話，還預備繼續編選下去。在劇本這樣缺乏的目前，這工作也許不無小補。

集中的幾種說明和舞台面的設計，都是國立戲劇學校的同學劉巍，王光薰，屠廣圻，李農諸君做的，這正是他們應該做的工作，我相信一定都很勝任的。

# 最佳抗戰劇選

## 目次

目次	次
編者言·····	馬彥祥(一)
盲啞恨(街頭劇)·····	李增援(一)
民族公敵(一幕劇)·····	舒非(三三)
打鬼子去(一幕劇)·····	荒煤(六七)
難民曲(街頭劇)·····	光未然(九七)
有力的出力(一幕劇)·····	王勉之(一三五)

目次

「九一八」以來（一幕劇）……………集體創作（二七七）



盲 啞 恨 (街頭劇)

李增援作

這個戲，無論在舞台，街頭，鄉村，都可演出，話劇京劇都可採用，並且在「不傷害天理，不歪曲主題」而加以適當的「再處理」這個原則之下，可以把劇情劇詞更改增刪；把人物全改成男的或女的；把京調改爲普通歌詞，雜調或各種鄉土調，啞子改用笛子，花鼓，手風琴或口琴，把醉漢和觀客甲乙，以演出所在地的需要，改爲農，工，商，學，或兵，國語也可改爲方言，因爲非常時期的戲劇，在演出上應該非常的一活便。劇情，劇詞，人物，暫時先這樣寫出來：

瞎子

五十多歲，灰白頭髮，說話很清楚很響亮，頭老向上方仰着，搖晃着。

啞子

老瞎子的二兒子，不能說話是他的短處，玩弄樂器是他的長處，別人看他

像傻子，他自己覺着滿聰明。

四寶 老瞎子的女兒，二十來歲，跛着一條腿，長得不很漂亮，也不怎麼難看，穿的平常，樸素，可是有一種大家閨秀的味兒。

醉漢 叫趙大，東北瀋陽人，三十來歲，身體高大，挺棒，性情粗魯。

張三 即觀客甲，一個很熱情的青年人。

李四 即觀客乙，好開玩笑，愛「吃豆腐」。

出場時，瞎子背着行李捲，拉着絃子在前面走，四寶背着兩個「交叉子」（北方坐的東西，可摺合，攜帶輕便）手提着水壺跟在後面，老瞎子一手扶在四寶肩上，一手拿着竹桿試探着前進，他們在一個比較人多的地方停步。

瞎子 四寶，這是什麼地方？

四寶 這是×××（在什麼地方，就說什麼地方。）

瞎子 這是×××？

四寶 是的，×××，這兒是很有名的，爸爸，你累了吧，坐下歇一會吧。

啞子 啊啊啊（他停住絃子，啊啊着點頭表示贊成，並且做手勢要四寶把坐位拿下來，他放下行李捲。四寶擺好兩個坐位讓爸爸和哥哥坐下，她坐在行李捲上，當啞子拉起絃子來的時候，她給瞎子點火吸煙，人漸漸多了，啞子忽然停住絃子，很高興的啊啊起來，啊啊着指指他的絃子，又指指四面八方和觀客們。）

瞎子 喊什麼，四寶，你二哥又看見什麼啦？

四寶（笑着）爸爸，他沒看見什麼，他是說，他一拉絃子，四面八方的人，就要都來啦。

啞子 啊啊……（點頭同意她的解釋）

四寶 「啊啊……」（學着他）別喊啦，還是拉你的吧。

觀客甲 喂喂……你們是算命的？還是賣唱的？

瞎子 我們是……

啞子 （啊啊着搖頭）

四寶 我們是……

瞎子 我們不是算命的，也不是賣唱的。

甲 不是算命的，也不是賣唱的？那麼你們是幹什麼的？

瞎子 四寶，我們是逃難的。（啞子也啊啊着指北方）

甲 逃難的，看樣子，你們很像賣唱的，也很像算命的。

乙 對啦對啦，我看着也很像算命的，張三哥，叫他給你算算，你幾時娶媳婦。

甲 你就是知道娶媳婦，成天嚷着討老婆娶媳婦，真是個「媳婦迷」。

乙 我是「媳婦迷」真的？你呢？誰見了媳婦不迷？瞎子瞎子，給他算算，給他算算。  
甲 別鬧啦。別鬧啦，咱們還是聽唱吧。

觀客們 好的好的，唱唱唱，叫她唱，叫她唱……（亂喊起來）

瞎子 先生們，先生們，諸位先生們。（止住喊聲）

乙 老頭，叫這小姑娘唱啊！

瞎子 好的，好的，我馬上叫她唱，可是我們本來不是賣唱的，我們是從天津逃來的。  
的。

乙 天津逃來的？你們既是從天津逃來的，北方人當然會唱京調啦，你們就唱幾段京戲好啦。

瞎子 先生們，我們雖然生在天津，可是沒學過京戲，就是瞎唱幾句，也是偷聽來的，我年青的時候倒挺喜歡唱，可是現在不中用了，我這個小孩是啞吧，根本

就不能唱，（摸着四寶）就是她能勉強唱兩句，也是才跟我學的，要是諸位一定要聽，我就叫她在諸位面前現現醜，可是她所唱的——

乙 老頭，別囉嗦啦，別囉嗦啦，快叫她唱吧。

瞎子 好的，好的，我馬上叫她唱，可是她所唱的都是我瞎編的，編的不好，唱的不好，都得請大家原諒。

乙 得了，得了，快叫她唱吧。

瞎子 好好好，就唱就唱，四寶！

四寶 嚶。

瞎子 你先唱唱「平津淪亡」給諸位聽聽。

觀客 好的好的，快唱吧！快唱！

四寶 爸爸，又是先唱「平津淪亡」嗎？

瞎子 對啦，還是先唱「平津淪亡」，唱完了，再唱「八路軍大戰平型關」，游擊戰打敗日本兵。老二，先唱「平津淪亡」，拉絃子！

啞子 (拉西皮倒板)

四寶 唱；「七月裏平津先後亡」(接唱流水)「七月裏平津先後亡，豺狼虎豹佔家鄉，日本國旗遍華北，怎不叫人痛斷腸。」(觀客拍掌叫好)

瞎子 諸位，自從七月二十八二十九這兩天，鬼子佔了平津以後，就強迫着中國人掛日本旗子，各家的屋頂上，大門上，都要懸掛日本國旗，要不然，他就把房子給燒了，把全家給殺了，就是平常走路，也要拿着日本旗子，要不然隨時隨地就把你殺死，諸位，這是多麼使人痛心的事情！四寶，你再把以後的情形告訴大家。

啞子 (拉西皮原板)

四寶 唱：「強迫民衆開大會，慶祝賊子佔平津，飛機大炮轟三天，文化機關化灰塵。」

瞎子 諸位，日本佔了平津以後，強迫咱們中國人開「慶祝日軍勝利大會」，在北平天津開了以後，又在平津鐵路附近的村子裏舉行，要是不參加這種慶祝會，也是要受殺害的，尤其是對於念書的，捉住就殺，對於學校也竭力破壞，鬼子從七月二十日那天起，用飛機大炮轟炸天津，整整的炸了三天，有名的南開大學，女師學堂，工商學院，統統給炸光了，（傷心欲哭）我那個三兒子，就是在南開大學念書的，四寶你告訴大家，你三哥怎麼死的。

瞎子 （拉二黃搖板）

四寶 唱：「他本是熱血男兒漢，懸掛日旗心不甘，他把日旗摔在地，被敵人槍殺在家門前」（唱到最後，竟傷心落淚。）



瞎子

諸位，我那個三兒子是在南開大學念書的，他看見家家戶戶都掛著日本

旗子，他氣憤不過，有一天，他就把我們家門口插着的那面小日本旗子拔下來，摔在地上，誰知道偏偏被日本便衣隊看見，連放幾槍，就把我三兒打死了，就死在我家門口，腦袋都打爛了，我簡直認不出是我自己的孩子，可恨的鬼子不准我們動他的屍首，也不准我們埋掉，他們要擺在那裏叫大家看看，到現在還躺在那兒，我的眼睛，就是那時候哭壞的，急壞的，用一把石灰弄瞎的！

啞子

（啊啞的哭起來）

瞎子

我這兩個孩子他媽，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啦，可是鬼子還要強姦她！她就

活活的被姦死啦！

四寶

媽呀！（慘叫一聲，抱住瞎子大哭起來。）

瞎子

（更加悲憤沉痛的）諸位，我不怕大家見笑，我這個女孩子，唉，我這個女

孩子，本就被鬼子強姦過啦，華北的媳婦們姑娘們，不管是老的少的，也不知道被日本鬼子強姦了多少，小胆的就都被嚇死啦，諸位，鬼子要殺人是沒有什麼道理好講的，無是論男 女的，多說一句話也要槍斃，我這個小孩子要不是個啞子，也早被鬼子殺了。孩子，孩子，別哭了，哭是沒有用的，四寶，別哭啦，擦擦眼淚，喝口水潤潤嗓子，再把一八路軍大戰平型關一唱給大家聽聽，唱好了，求大家幫幫忙，多賞咱們幾個，咱們就可以到長沙（只要有傷兵醫院的地方，隨便說那裏都行）找你大哥去（推出四寶）去，喝喝水，潤潤嗓子。

甲 老頭，你還有個大兒子在長沙嗎？

瞎子 是的，我有個大兒子在長沙。

甲 他在長沙幹什麼？

瞎子 他在長沙傷兵醫院裏，他是在上海和鬼子打仗受傷的，上個月我們接到

他一封信，說是在長沙養傷，傷好了，就要再到前線去，我們很想見他，所以從家裏逃出來找他，我們要是沒有錢的時候，早就到長沙去啦，咳，先生，這些事情說他幹什麼，還是聽我們瞎唱吧，四寶，嗓子潤了嗎？你再唱唱我新教你的——  
「八路軍大戰平型關」聽見沒有？

四寶（她和瞎子仍然哭着擦眼淚）

瞎子 四寶，你還哭個什麼勁兒？諸位先生們是來聽你哭的嗎？你不唱，咱們吃什麼？這年頭得賣點力氣，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是逃難的難民，這裏沒有人知道你是四小姐，這裏也沒有你媽媽再叫你洋娃娃，叫你四寶寶啦！

四寶 媽呀！竟大哭失聲）

瞎子 你哭什麼？你敢哭，你敢哭！（四寶真嚇的，不敢再出聲了，啞子也擦着眼淚來勸她）別惹起我的火來，快唱「八路軍大戰平型關，大戰平型關，——好好

的給我唱！（四寶和啞子仍然擦淚）

啞子（又在四寶面前做手勢，勸她當心挨打，他正做手勢，忽然被瞎子暴戾的  
聲音止住了）

瞎子 怎麼還不拉絃子？你也要挨打嗎？

啞子（趕快坐下，拉西皮倒板，拉完一次，四寶沒開口，第二次還沒開口。）

觀客 怎麼啦，怎麼啦？怎麼啦？還不唱？忘詞啦？……忘詞啦？……

瞎子 大家靜一靜，大家靜一靜，四寶，怎麼你是想挨打還是真忘詞啦？

甲 老頭，也許她哭的把詞忘啦。

瞎子 對啦，也許是她忘詞啦，因為這一段戲是我才教給她的，她還沒唱熟，沒唱  
熟，四寶，你也忘詞了嗎？

四寶 是的，第一句不記得啦。

瞎子 第一句就不記得啦？真有你的，沒出息！聽着，（他破啞着老嗓子唱西皮倒板）「八路軍展開游擊戰，」開頭不是這樣嗎？底下，緊接着原板，「大戰倭奴平型關」就這樣，下面都記得嗎？

瞎子 好，從頭來，（叫啞子拉絃子，啞子又拉西皮倒板）

醉漢 （當啞子快拉倒板的時候，沒等四寶開口，他就唱着走來，唱着西皮倒板）  
「恨日本佔華北殘無人道」（啞子一聽他唱就不拉了，他醉醺醺的從觀客中擠到場子裏，接唱原板）「思想起老爹娘，好不心焦」（他自己哼着過門，忽然發覺啞子不拉了，他也住嘴，大家哄笑一陣，他看看大家，又釘着啞子，用遲鈍濁重的語調對啞子說，）怎麼不拉啦？來來，你拉，我唱，不是滿好的麼？來，給我拉絃子！

甲 趙大哥，怎麼又喝醉了，別搗亂，別搗亂，請你等一等，先讓這個小姑娘唱，她唱

完了，我們再聽你的。

醉漢 不行不行，她唱？她唱什麼？

乙 她要唱「八路軍大戰平型關」這總比你唱的「好不心焦」好吧？多俗氣！咱們還是先聽她的。請你老哥稍微等一等再唱。

醉漢 不行不行，我得先唱，我不能等，我心裏悶得發燒，你們不知道，我爸爸，我媽媽，都是在瀋陽被日本鬼子殺死的，我老婆是被日本鬼子強姦死的，我不說，不唱，心裏不痛快！

甲 這些事我們早就知道了，你喝一回酒還不知道說多少遍呢。

醉漢 你們不知道我爸爸我媽媽——

乙 知道啦，知道啦，（學着他）「我爸爸，我媽媽，都是在瀋陽被日本鬼子殺死的，我老婆被日本鬼子強姦死的」是不是天天這樣說，有什麼意思？

醉漢 你們不知道我爸爸我媽媽——

乙 還是「在瀋陽被日本鬼子殺死的」，再說還是那一套，得了，得了。

醉漢 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我知道你們這些沒有受過日本鬼子殺害的，不愛聽這一套，不說啦，不說啦，不說這一套，咱們說別的。

甲 你什麼也別說了，喝上酒你凶事就多了。

醉漢 不是不是，你們不知道，我爸爸，我媽媽，是在瀋陽——咳，不說了，不說這一

套。（對瞎子）老頭，給我算算命吧。

瞎子 先生，我不是算命的，我不會算命。

醉漢 什麼？你不是算命的？胡說八道麼，瞎子那裏有不會算命？老頭，你怕我喝

醉了不給錢嗎？笑話笑話，王八蛋不給錢，來來，給我算算，我什麼時候可以回

到瀋陽去！

瞎子 先生，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會算！

醉漢 放屁！怎麼你眞怕老子不給錢嗎？好，老子有的是錢（說着從身上掏出些

銅板放在瞎子面前）你再說不會算，老子就要你的狗命！（要打瞎子，被人

拉住）

瞎子 （著急害怕）先生，先生………

醉漢 你不算，我非要你的狗命不可。

瞎子 先生，我——

乙 老頭，你隨便給他算算不得啦，只要你說他馬上可以回到瀋陽，把鬼子殺光了，替他爸爸媽媽報仇，再娶個漂亮老婆，他就高興了，你不知道，瀋陽他還有個相好的，我早就給他算明白了，他是想回瀋陽娶老婆去，哈哈……

醉漢 放狗屁！（捉住乙要打。）



乙（求饒）趙大哥，趙大哥，我是說着玩的，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

醉漢（把乙推倒在地）去你娘的！他又轉來捉着瞎子，啞子來拉，被他踢倒在地，在地上啊啊喊叫）狗東西，我給過你錢啦，要不快快的給我算，當心你的狗命！我再問你一遍，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到瀋陽，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到瀋陽！

瞎子 先生，先生……：

四寶（跪在醉漢面前哀求）先生，我爸爸不是算命的，我們是從天津逃來的難民，他不會算命，請你放了他吧，放了他吧。

觀客 趙大，趙大哥，放了他，放了他，他不是算命的，逃難的……：

醉漢 你們是幹什麼的？

四寶 我們是逃難的。

醉漢 逃難的？

四寶 是的，我們是從天津逃來的，天津現在也被日本鬼佔了，我媽媽，我哥哥，也是被鬼子殺害的，我爸爸的眼睛，就是急壞了，用石灰弄瞎的，他本來不是瞎子，他真不會算命，求你放了他吧。

醉漢 你們真是從天津逃來的嗎？

四寶 誰還敢騙你，你要是不信，讓我爸爸拿點東西給你看看，你就知道啦。

醉漢 他拿什麼給我看看？

四寶 你放開他，你不放開手，他是沒法拿給你看的。

觀客 放手，放手，放開他……

醉漢 （遲疑了一會，把瞎子向外一推）好，放了你，看你拿什麼！

瞎子 （從身上摸出一面小日本旗，兩手抖着張開來，旗上還有些血跡，他擺在

胸前，大家用驚異的眼光注視牠。一會，都低微的念着「日本旗」「太陽旗」

「東洋旗」「鬼子旗」……」

醉漢

（受了什麼刺激似的，好像清醒了一點）老頭，這日本旗子是那兒來的？

瞎子

（幾乎全身在抖，他不說話，四寶和啞子看着那面旗子流淚）

甲

這是怎麼回事？

醉漢

（很低微沉痛地問）這旗子是那兒來的？（忽然粗暴的）那兒來的？

瞎子

（抑制着顫抖，強壓着悲憤，慢慢吐出話來）是我在天津，化了四個銅版

買了的。

醉漢

你買這幹什麼？

瞎子

先生，住在北平天津的，家家都要買，我已經說過一遍了，鬼子佔了天津以

後，要我們中國人在屋頂上插日本旗，在大門上掛日本旗，走路還得拿着日

本旗，住在北平天津，沒有這東西就不能活，你知道嗎！

四寶 先生，現在北平天津，到處都是這種旗子，我們的國旗，我們的青天白日旗，連影子都看不到了。

瞎子 我那個三兒，就是爲這面旗子死的。剛才我也說過啦，他看着這種旗子不順眼，看不慣，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就把這旗子從我家大門上拔下來扔在地上，因此他也就死在地上，他的屍首還在我家大門口躺着，鬼子不准我們動他的屍首，也不讓我們埋他，我一出大門就看見他，出來進去都看見他，現在還躺在那兒，還躺在那兒，這就是他扔的那面旗子，這就是他扔的那面旗子！

四寶 我爸爸的眼睛，就是那時候急壞了，用石灰弄瞎的。

瞎子 那時候，我以爲只要眼睛看不見就可以好過啦，所以我就用一把石灰，把眼睛弄瞎了，誰想到瞎了眼睛以後，我的三兒子，我的老婆，還有家家戶戶掛的那些日本旗子，凡是我所不願看見的東西，統統都跑到我的眼，跑到我的

心裏來了！

甲 老頭，趕快把牠撕掉！

瞎子 撕掉有什麼用？我不撕掉牠，我留着牠，我留着讓大家都看看，讓大家都不要忘記了，在東北，在華北，無論是在那裏，凡是被鬼子佔了的地方，我們的同胞，就在這種旗子下面過亡國奴的生活，不知有多少同胞死在這種旗子下面，我們知道中國有多少同胞在這種旗子下面過活嗎？這面旗子，我要拿着叫我們那個當兵的大兒子看看，叫他替他媽媽和弟弟報仇，我要讓全國的將士們，全國的同胞們看看，大家都看看，趕快把鬼子趕出去！（大家一時無語）

瞎子 諸位，你們爲什麼不說話呀？我的孩子是啞子，難道你們也都是啞子嗎？你們看了這面旗子心裏好過嗎？我是瞎子，你們也都是瞎子嗎？我的老婆孩子被日本強姦啦，你們一姑娘太太，保的住不叫鬼子強姦嗎？鬼子能佔華北，佔

北平，佔天津，佔上海，佔南京：（最好說最近被敵人佔據的，而且和演出地最近的地方。）這兒不是一樣要佔嗎？要是鬼子佔了這裏，你們怎麼辦？你們到底怎麼辦？（大家仍沒話說）諸位，怎麼都不說話呀？要是鬼子打到這兒，你們也想逃是不是？有錢的可以逃，沒錢的怎麼辦呢？有錢的逃到內地又怎麼辦？逃到那裏為止，逃到那一天算完呢？逃難，當難民，是好辦法嗎？有地方逃的時候，可以當難民，沒地方逃的時候，不就是亡國奴嗎？我老實告訴你們，逃難，當難民，都是不要臉的想法，都是亡國奴的想法！我們從天津逃到濟南，又從濟南逃到南京，從南京又逃到這兒，我們已經逃夠了！逃難是條死路！我們要想活，就得跟鬼子拚命！事情很簡單，不是鬼子死，就是我們死，可是我們不起來殺鬼子，那只有叫鬼子白白殺死！我們不能叫鬼子白白的殺死！我們要起來跟鬼子拚，殺一個，少一個！我不能等死！諸位，你們是想等死？還是想起來活命？

(大家仍不說話)你們是想等死,還是想活命?怎麼還不說話?你們也是瞎子嗎?你們看不見這面旗子嗎?你們都是啞子嗎?

醉漢 (忽然爆發)老頭!(前去伸手抓住日本旗,但瞎子兩手抓的緊緊的,他奪不過來)給我,給我!

瞎子 (很沉着很剛硬的)你要幹什麼?

醉漢 不幹什麼,我不願意再看這旗子!現在我爸爸我媽媽也跑到我的眼裏,跑到我的心裏來了,他們要我報仇,要我解恨,要我撕碎牠!

觀客 撕碎牠,撕碎牠!

醉漢 (用力和他奪)給我!我要撕碎牠!

瞎子 (拚命的一喊)住手!(醉漢果然住手)我問你,爲什麼撕碎牠?

醉漢 我要解恨,我要報仇!

瞎子 解恨報仇？你撕碎這一面日本旗子就能解了恨報了仇嗎？現在中國土地上，日本旗子多得很，你能撕的光嗎？你撕碎了旗子，中國就不受壓迫，民族就解放了嗎？假若解恨報仇有這麼容易，朋友，等不到你來撕碎，我早把牠撕碎，早把牠咬爛了。（醉漢很慚愧的收回手）朋友，我早晚要把牠撕碎咬爛的。

醉漢 朋友，你什麼時候撕碎牠，咬爛牠，可以告訴我嗎。

瞎子 可以，當然可以，等到我們中國打了勝仗，把日本鬼子統統趕出去，全中國都掛起青天白日旗，在中國沒有一個日本兵，在中國只有我拿的這一面日本旗的時候，我就把牠撕碎，把牠咬爛。朋友，那時候不但你和我解了恨報了仇，全國被壓迫的同胞不是都解了恨報了仇嗎？解恨報仇，不僅是你我的事情，這是大家的事情，也不是說說就完了的事情。假若大家不願意當難民，不



願當亡國奴，就得要切實的參加救國工作，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能捐錢的捐錢，能當兵的當兵，大家把力量集中起來，幫着政府抗戰到底，總有那麼

一天，把鬼子統統趕出去！我現在發誓，「不要日本旗子插在中國土地上！」

醉漢 對啦，我們不要日本旗插在中國土地上，諸位，現在我們大家一齊罰誓，不

願當亡國奴的都起來罰誓！（觀客都站起來，很肅靜）

瞎子 （右手將日旗握成一團，高高舉起，拚命大喊）不要日本旗插在中國土地上！

觀客 「不要日本旗插在中國土地上！」

醉漢 「不要日本旗插在中國土地上！」

觀客 「不要日本旗插在中國土地上！」

瞎子 （放下手來，又張開旗子）諸位，請大家看準這面旗子，認清我們的敵人，

切實地記住，與其逃，當難民餓死，等着鬼子殺死，不如早些起來，想法把敵人殺死，不要忘了剛才罰的誓，趕快努力作這救國的工作吧，現在我們到別處走走，等到把敵人統統趕出去，那時候我們再見吧。

一九三七，一一，二九於漢口。

## 劇情說明

從北平逃來一個瞎子，一個啞子，和一個跛脚的姑娘，這父女三口，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既沒有親戚可投靠，又沒有朋友可幫助，而唯一可靠的大兒子，又因抗戰受傷還在長沙，不能去找，在無可奈何中，只得靠着那個跛脚的女孩子賣唱度日。有一天正在一箇地方，啞子哥哥拉着弦子，跛脚姑娘在唱着，當她唱到他

的三哥被殺的時候，她忍不住哭了，禁不住大家的追問，於是瞎子說出一段可悲可泣的故事來。原來瞎子的三兒子是在南開大學念書的，他因為看見日本人逼着家家戶戶掛日本旗，氣憤不過，有一天，他就把自己門口插着的小日本旗子拔下來摔在地上，誰知道偏偏被日本便衣隊看見，連放幾槍，就把他的三兒子打死在門口，可恨鬼子不准他們動他的屍首，也不准埋掉，他們要擺在那裏叫大家看看，瞎子因為不忍心看見親生兒子露屍在門口，就拿石灰把眼睛弄瞎了。說着說着瞎子就拿出一面有血的日本旗子來，告訴大家，「這是日本旗子，我們不要日本旗子插在中國土地上。」他又說：「諸位，請大家看準這面旗子，認清我們的敵人，切實的記住，與其逃，當難民餓死，等着鬼子殺死，不如早些起來，想法把敵人殺死，我們不要日本旗子在中國土地上。」

排 演 說 明

「盲啞恨」是暴露日本鬼子慘酷屠殺我同胞的街頭劇，在演出時除了遵守街頭演出的一切條件外，還需要注意以下數點：

(一) 爲了充分的求得真實感，在演出的言語上最好不要完全相同，醉漢、四寶、瞎子用國語，而觀客甲乙及其他的觀衆用當地語言。

(二) 爲了充分的使得觀衆的情感與劇情的发展融和，在化裝上也得特別注意，如瞎子老頭，是白髮，當然也是有鬍子的，並且眼是瞎了的，當然同平時好人的眼相差很遠，這在化裝時得下功夫，甚至叫觀衆看不出來是化了裝的。

(三) 醉漢、瞎子、啞子這三個演員的表演，要特別下功夫，尤其是在動作方面得十二分的當心，因爲這樣三個有毛病人的動作，同普通沒毛病人的動作是不同的。在舞台上差一點還可馬虎過去，在四面觀衆的監視下是絲毫都不能差的。

(四)「十個啞子九個聾」的話，在排演時要注意，在唱之前，要啞子拉胡琴的時候，四寶或者是瞎子要做手勢給啞子看，告訴他，用手勢告訴他要拉什麼，否則，他怎麼知道拉什麼調是對的。

(五)要觀衆情緒的發展與劇情的發展平衡。例如唱歌，四寶哭不能太早了，一定要把觀衆的悲憤的情緒煽動起來再哭，這樣觀衆會跟着哭。悲憤的效果也才會因之而獲得。

### 道 具 說 明

大道具 (不需要)

小道具 行李包一個

弦子一把

交叉凳二只（可以摺合的凳子，否則可用普通小凳。）

水壺一把

竹桿一根

煙一枝

火柴一盒

銅元數枚

小太陽旗一面（旗上有些血漬）

## 服 裝 說 明

瞎子 破舊綢（灰，黑，色均可）皮袍一件

腰帶一根

舊平頂毡帽一頂

黑腿帶一副

扎腿綢棉褲一條

破舊黑呢鞋一雙

破黑襪一雙

啞子  
舊淺灰呢帽一頂

破舊皮鞋一雙

破灰襪一雙

夏季穿之中山服一套

破西裝大衣一件

四寶  
棉旗袍一件

舊海昌藍長衫一件

平底破舊女皮鞋一雙

污泥白襪一雙

黑褲一條

醉漢 藍短棉襖褲一套（褲扎腿）

腿帶一副

黑布鞋一雙

張三李四、服裝可隨穿，以合乎演出時當地觀衆階級標準爲原則。



民族公敵

民族公敵（一幕劇）

舒非作

時間：

一九三七、七八、二六，羅店戰爭最激烈的時候。

地點：

上海。

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母親，兒子，特務員。

父親，父親的助手，特務員的助手。

佈景：

一個簡單的客廳，如果物質條件完備的話，可以佈置講究一點，不然，只  
要有一兩件道具（如桌椅之類）可以表現出，並不是個窮人家的客  
廳便得了。

幕啓時：

正是晚上，九時左右，外面傳來報版的呼喊聲，號外，大晚夜報號外，東洋  
兵打羅店，……母親一人在場等着兒子和父親回來。

兒（緊張的從外面進來）媽媽！爸爸回來沒有？

母還沒有吶，真急死人了。你從什麼地方回來的？

兒我去同學家裏來。

母現在外面的情形怎麼樣？

兒今天羅店打得很厲害。

母 啊！羅店？羅店也打起來啦？

兒 是的。

母 ……怎麼東洋鬼子忽然會跑到羅店去打？

兒 這完全是漢奸搗的鬼，媽。

母 啊，是漢奸搗鬼？

兒 是的。昨天夜裏，東洋兵幾千人，突然向羅店進攻，因為中國兵在那裏駐得很少，所以抵抗沒有多久，就給東洋兵佔去了！

母 那麼！現在中國兵都退了嗎？

兒 不，中國兵並沒有退，不過，全都完了！

母 怎麼？

兒 現在的中國兵，打起仗來，那兒還會退？他們只有死在前面，不會退後一步的。

母 都死光啦？

兒 聽說，原來的兵，都死光了，後方得到消息，馬上又派了許多兵去反攻，攻了一天一夜，不知死傷了多少人，有一個時候，一連打了十幾次衝鋒，望後，差不多就可以衝上前去把東洋兵消滅了，可是，突然前面著起火來，燒得中國兵不能前進，東洋兵得到了這個機會，便又從旁邊抄過來……

母 啊！東洋鬼子這樣厲害！

兒 媽媽，你以為這放火的是東洋鬼子嗎？

母 不是東洋鬼子是誰呀？

兒 是我們中國的漢奸！

母 啊！又是漢奸？漢奸怎麼這樣沒有良心，到處幫了東洋鬼子來打中國兵？

兒 媽媽，他們是受東洋鬼利用的，他們是沒有良心的賣國賊，東洋兵打羅店，全

是漢奸領路的。

母 菩薩……這些人真沒有心肝，他們放火燒的是那一條街？

兒 聽說就是外祖母家的那條大街。

母 是嗎？老佛爺，那外祖母的家怎麼樣呢？

兒 這樣子燒起來，當然完了——聽說著火的時候，老百姓想跑都跑不出，幾條街的老百姓，都給燒死在裏面。

母 喔，菩薩，這樣說，那麼你的爸爸會怎麼樣呢？天哪！

兒 也就很難說，一直到現在不見回來。

母 老佛爺，真不知道是什麼妖怪使得他這樣，我兩次三番的叫他不要去，他偏不聽，老說要去看看外祖母，從來沒有看他這樣關心過。

兒 也許還有別的事情。

母 別的事情，像這樣的打起仗來，整天的砲火連天，那能做別的事情？（急忙的往裏面走）這真是急死人了！我打電話到姨母家裏去問問。（將入）

兒 （喊住他）媽媽，我的雨衣，你給我放在什麼地方？

母 你的雨衣在屋裏箱子上面，你這時候還要雨衣幹嗎？

兒 說不定今天晚上我就要走了。

母 你走，上那兒去？

兒 早上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母 你真的要去入特務隊？

兒 是的。

母 那你們學校裏怎麼樣，不上課了嗎？

兒 這時候埋頭在學校裏上課還有什麼用，媽媽，現在大家同學都找到工作去

服務去了

母 孩子，那你就像小林一樣到傷兵醫院去做做看護，不就得了麼？何必一定要去做這種特務隊呢？

兒 入特務隊又有什麼關係，媽，現在到處都有漢奸在搗亂，到處都有漢奸在賣國通敵，這些漢奸，這些賣國賊，全靠特務隊來把他剷除，如果漢奸不除清，我們會打不了勝仗的。

母 好了，你這些話，回頭再說吧！我現在沒有工夫，我要去打電話去，你可別馬上就走呀！（急往裏面下）

（拿出鋼筆和紙在桌上寫信，突然有敲門聲，兒子急忙把紙藏起，走去開門）  
誰？

特 兒  
（特務員在門外應）我。

兒 (一面開門) 那一位?

特 (進來) 是我, 老李。

兒 啊, 是王先生, 我正想寫信給你。

特 呵, 巧極了! 現在不必了。工作已經派下來了, 剛才特務長叫我去談了許多話。

兒 啊, 他對我怎麼說?

特 他說很好。

兒 那兒, 客氣, 客氣。

特 真的, 他要我來轉交一個關係給你, 並且希望你明早就開始工作。

兒 好的。

特 (從袋子裏取出手冊來, 一項一項的告訴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這次羅店的漢奸工作全是這傢伙指揮的。



兒 啊？

特 是的，聽說他手下有三百多人。

兒 三百多？

特 不錯，單是在上海馬路上，往茶缸裏撒毒藥的，就有幾十個。你曉得嗎？今天羅店方面的軍事，受到很大的損失……

兒 是……我略微聽到了一點。

特 他媽的，這全是給漢奸破壞的。我們衝鋒的時候，漢奸在前面放火，等到他們衝鋒的時候，漢奸又在兩旁來襲擊，簡直被他搗亂得沒有辦法。

兒 是的，抓到的時候，非一個一個的宰掉他不成。

特 對對，我先把這關係交代清楚，給你再說呢。

兒 好的，好的。

特 你聽着：這人年在五十歲以內，中等身材，長臉孔，高顴角，濃眉，眼睛深陷，高鼻，梁，留有八字鬚鬚，尖下巴，常穿麻花西裝，或紡綢大褂……

兒 （詫異地）啊！

特 明白嗎？

兒 明白，明白。

特 很好，（在手冊上翻）這兒還有個小照。這是我們隊伍裏面一個頂有本領的隊員拍來的，哪。（把小照交給他看）

兒 （接過小照一看直發呆）這……

特 怎麼？你曾經見過這樣的人嗎？

兒 （點點頭）等我細看一下。（越看，臉上的表情越緊張）

特 （已經發覺到他的變態的表情了，所以奇怪地）你認識這個人嗎？

兒 真有點兒像……

特 像是認識的，是不是？

兒 噫！王先生這……這照片大概不會……不會錯吧！

特 不會的，（指點照片）你看，方才說的跟他這樣子簡直一模一樣罷。

兒 不，我是說會不會照錯人。

特 這不會的，你曉得，這是我們的一個很有本領的隊員釘了一個多禮拜的人了！

兒 你見過嗎？

特 我倒沒有見過，怎麼是你的一個朋友，是不是？

兒 不是朋友。

特 那末……

兒（急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相片來）你看像不像這個人！

特（機警地）不錯，（急將相片搶過來）這是你什麼人？

兒他是……王先生，你不會開玩笑呢？

特這怎麼能開玩笑，這人現在在那兒？

兒就在這裏。

特在這兒？

兒是的。

特他是你的什麼人？

兒他是我的父親。

特你的父親？

兒是的。

特 他現在在家嗎？

兒 不，還沒有回來。

特 到那兒去，曉得麼？

兒 他昨天說是到羅店去看看親戚。

特 啊？剛好又是去羅店，那準沒有錯了，老李……

兒 如果不是開玩笑的話……

特 你打算怎麼辦？

兒 ……

特 對呀，你怎麼辦？

兒 要是真的，我當然服從命令。

特 你這話對，老李，這事情看來沒有疑義的了。

兒 不過，平常到沒有看見他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特 平常……

母 (突然裏面叫喊) 國梁，國梁……

兒 什麼呀！

母 我的錢包，你看見沒有？急死人了！家裏的電話打不通……

特 這是誰？

兒 這是我的母親。(向裏應)我沒有看見媽。

特 你的母親，她會不會……

兒 她沒有關係。

母 (在裏面)真是什麼道理，電話也偏偏在這時候來搗麻煩。

特 不成，我在這兒不方便，我走了。(欲急下)

兒 那麼……：

特 或者，我回頭再來，（跑到門口又回過頭來）老李，希望你以國家民族爲重。

兒 是的，王先生。（特務員急下）

母 （急從裏面出來，往外面走）真是奇怪，好好的電話忽然會打不通……：

兒 媽？你到那兒去？

母 我到隔壁舖子裏去打去。（急急的想往外面走）

兒 （喊住她）媽？你知道爸爸去做些什麼！

母 他有什麼事，還不是老樣子，東奔西跑的交結交結朋友。

兒 你知道他去羅店做什麼？

母 去看外祖母呀！……：

兒 看外祖母恐怕不見得吧？

母 什麼不見得，在這樣炮火連天的當中，還有什麼事情好做？

兒 他常常跟那些東洋人來往，恐怕……

母 你扯到那兒去？孩子，對你自己的爸爸可不能糊說白道。（說完往外走）

兒 糊說白道，你瞧吧……

母 我現在不跟你多說。回頭再講吧。（下）

兒 （連忙在抽屜裏搜尋，拿起一張條子來念）活動費三千元……廣田

十郎……（另一張）羅店鎮工作，須即日佈置妥當……必要時，即

放火燃燒，阻止中國軍隊前進。（忽然從外傳來腳步聲，他速把紙條放回原

處。父親領着一個穿香圓紗衣服的助手進來。兒子鎮靜地）爸爸。

父 你沒有出去？

兒 出去剛回來。



父 還有誰在家？

兒 都出去了。

父 媽呢？

兒 她也剛出去，因為老不見您回來，她急得很，想打電話，家裏的電話又打不通，所以跑到外面舖子裏去打去，你是不是剛從雜店……

父 好好，你去找媽回來。

兒 （應聲下）是。

父 （向助手）你坐下，阿貴。

助 是。（坐在一邊）

父 我趕快把這報告弄好給你交去。

助 好的，好的。

（一邊寫一邊在嘴裏說）這一次可真險呀，要不是有周大順子那一班人，在大街上放火燒得快，恐怕上岸的東洋兵全部都要完了。

助 是的。

父 周大順子這傢伙真有兩手，我打算明天賞他一點錢。

助 不過主要的還是靠你事前計劃得週密。

父 這也是的（他寫好報告，指給助手看）好，就這樣簡單一點好了。哪，你看我還在這裏附了一筆（唸）「這一次在羅店的弟兄非常賣力，立功不小，明日請在活動費外，加給賞銀若干元爲禮。」你看怎麼？

助 很好，很好。

父 你馬上交到日本領事館去，告訴那位小鬍子，我明天一早去看他。

助 是。

父（又在抽屜裏取出一張軍用地圖來交給助手）哪，這就是我剛才給你說  
的，花了二百塊錢買的一張中國軍用地圖，你帶去一齊交給小鬍子。

助是。

父還有，你以後來這兒，要是碰見了我家裏的人，你就說，你有家事要找我談談。  
助好好，我去了。（助手藏好東西下）

父（寬了寬衣服，自己倒了一杯茶，正要打開抽屜的時候，忽然又叫回助手  
來）喂，阿貴，還有件重要事情你可別忘記，你從日本領事館出來之後，馬上  
去告訴周大順子，要他今夜十二點鐘領他手下所有的人到瀏河去，明天一  
清早就領東洋兵進瀏河。  
助是了。

（父親又喝茶，抽煙）

(有頃)

母 (在外面) 國梁, 國梁, 國梁呀!

父 (慌張的) 什麼事?

母 (踏進門看見父親在家也出乎意外) 啊? ……

父 國梁媽, 什麼事!

母 啊! 你回來啦! 外頭……外頭有人抓人……

父 什麼抓人?

母 是的, 弄堂口黑黝黝的, 看不大清楚, 只看見兩個穿白鞋的, 抓一個穿黑衣服  
的……

父 真的嗎?

母 怎麼不是真的, 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 我真急死了!

父（馬上穿衣服）這個你別管。（拿起手槍向門外走）

母 你上那兒去？

父 我出門口去看看。

兒（突然從裏房跳出來）不必去了，爸爸。

父（愕然）呵！你怎麼躲在屋子裏？

兒 是的，我因為怕走過客廳時攪亂了爸爸和那客人談論家事，所以便從後面窗戶裏來了。

父 怎麼，我的事情，你都聽見了嗎？

兒 不單是聽見，而且還看見呢。

父（生氣地）你看見了什麼，你別胡扯，啊！

兒 一點兒也不胡扯。（把從助手身上搶來的東西給他看）東西已經在這兒

了！

父 （冒起火來）怎麼，原來是你這雜種……（舉起手撲過去）我收拾你……  
兒 （一把把父親的手擋開）來吧。

（父親追上去，兒子躲開，母親在當中擋住）

母 孩子，孩子，走開啊！孩子，他到底是你的爸爸呀！

兒 爸爸？他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漢奸，媽媽。

父 好，漢奸，你來吧！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我寧可一槍幹掉你。（掏出手槍來）

母 孩子，走呀，孩子，你就不能讓讓你的爸爸嗎？（跑去推兒子）孩子，孩子……

兒 你知道嗎？媽呀，領導東洋兵去打羅店的，就是他，放火燒羅店，燒死外祖母全家的人，燒死幾千萬老百姓，打死幾千萬中國兵的罪魁，都是他，他是民族的公敵！

母 哎，嚇，菩薩！真有這種事嗎？

父 （憤怒至極，一聲撲過去，兩人扭作一團，想把兒子按倒，但終不可能）好，雜種，你說吧，你去報官吧！可是我馬上就收拾你！

母 （去抱父親的腿）好了！國梁爸，你也息一息火吧！

父 老太婆！你放開！不然連你……（一脚把她踢開）

母 （倒地大叫）菩薩，這是什麼世界呀！（父親拼命把槍口彎下來，對着兒子放，但，兒子死命抵抗，使他終不可得，結果轟然一聲，槍朝天花板上了）

母 （大喊）啊！老天開眼呀！

特 （持槍急上）幹什麼？幹什麼？（用槍對準父親）

父 （一回頭看見特務員，呆了半天，洩了一口氣，全身軟下來）呵……  
特 舉起手來。

父（瞪了特務員半天，好像還要同特務員相搏的樣子）你……

母（大嚷起來）老天開眼吶！

父（突然把槍往檯上一擱）好看你們怎麼樣吧？

特 我們只要你去一趟。

父（反攻地）告訴你們，別瞧錯了人，你們有什麼證據？

特 證據你還要證據嗎？

父 哼，（恐嚇地）恐怕你們隨便誣賴人家，才會進公安局呢？

特 好，看誰有資格進公安局吧？（向門外喊）老二，把人帶進來。

特助（在門外）是。

（特務員助手帶那個被手桎桎着的父親的助手上）

特 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父（對助手相覷，啞然，嘆一口氣）唔……

特（指着父親命助手）把他一起梏起來！

特助 是。（把父親的左手套進去兩人梏在一起）

母（悲痛的向特務員）先生，真的要把他帶走嗎？

特 是的，老太太，你別難受，漢奸不剷除，終歸是害人的，他是中華民族的公敵，

（向兒子）老李，我先把他們帶去，你回頭就來吧！你現在完成了你的第一個任務了。

兒 是的。

特（向特助手）走！（四人齊下，父親走到門口還怒氣沖沖地回過頭來，瞪了

兒子一眼才下去）

母（悽愴地）孩子……

兒  
媽媽，你不要傷心，我寧願做一個忤逆的兒子，決不要一個做漢奸的爸爸！

（幕）

## 劇情說明

一九三七、八、二六，羅店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在上海的一個家庭中發生了一大義滅親的故事，這裏告訴我們這個家庭中的兒子是一個愛國青年，他在戰地為祖國担任特務工作，這時他正在很生氣的告訴他的母親，有漢奸在羅店放火燒房子的事體，這被燒的地方就是他外祖母的家，同時孩子的父親也正在這時去看外祖母。于是孩子和母親都着急了起來，母親急得四處打電話找父親，可恨電話又不通。正在這個時候特務員王先生奉了特務長的命令來叫兒子

去注意放火的漢奸，當兒子看到漢奸的照片時，他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這個出賣民族的漢奸就是他自己的父親。這時他爲了國家和同胞的利害關係，他決定不再顧慮到父子的感情，他更下了決心，要找一點足以證明他父親是漢奸的證據出來，果然在他父親的抽屜內找到他父親做漢奸的工作報告，同時更從他父親吩咐夥伴的話中聽出了父親的確是參加漢奸話動，危害祖國。于是他喊着：「我寧願做一個忤逆的兒子，決不要一個做漢奸的爸爸」把他的父親送進了監牢。

### 排演說明

本劇是除奸運動中的一個短練而有力的獨幕劇。如果，能給以適當的排演，可以收到絕大的效果，要處理得適當，請注意以下諸項：

(一)人物過多，場面很難處理，可是，像這劇大部是兩個人的場面，也不易

處理，在排這劇的地位時，千萬注意到緊湊，以免減輕觀衆的注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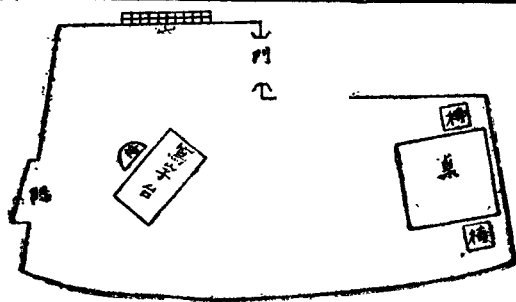
(二) 頂點在最後一場，父子動手槍爭打的一場。當兒一由後門出來叫住父親的時候直到閉幕，一口氣都不能放鬆。在聲音方面，動作方面都要特別沈重。

(三) 兒子接著特務員的像片發現是自己的父親時，態度要驚。在回答特務員：服從組織上的命令，懲罰自己的父親之前，必須多多的躊躇，多多的表現內心不願下手幹自己父親的矛盾。可使劇情更轉變得更自然更有力量。

(四) 父親動手槍要打兒子之前，要預備得自然。不能一生氣就拏槍打他，必須使觀衆覺得父親開槍打兒子是逼不得已的。這個也就需要兒子用最大的力量來逼迫父親。父親開槍是否自然，演兒子的演員也要負責任的。

(五) 本劇故事發生地點，可隨需要予以改動。

民族公敵舞台面設計



## 道 具 說 明

大道具 寫字台一張

圈椅一只

有背椅二只

方桌一張

小道具 文具數件（如筆墨紙硯等）

手冊一本

照片二張

紙條二張

地圖一張

茶壺一把

茶杯二只

火柴一盒

手槍一枝

香烟數枝

繩子一根(綁助手因銕手鐐有時無法可尋)

## 服 裝 說 明

母親

黑香云紗褂一件

黑繭絲褲一條

黑元緞鞋一雙

白襪一雙

兒子

淺灰西褲一條

白襯衫一件

黑皮鞋一雙

父親

灰色綢長衫一件

白草帽一頂

白掛褲一套

黃皮鞋一雙

白襪一雙

特務

黑色中山服一套

白皮鞋一雙



法蘭絨帽一頂

父助手 黑香云紗短衫褲一套

黑鞋一雙

深灰呢帽一頂

灰襪一雙

特務助手 布長衫一件

白皮鞋一雙

短衫褲一套

呢帽一頂

效 果 說 明

選劇戰抗佳最

- (1) 開幕時須注意賣報聲及買報聲，造成混亂空氣。
- (2) 槍聲可用籐條或竹片木棍敲打木板或桌椅。

打鬼子去 (獨幕劇)

荒煤作

地：

戰區附近的鄉村。

人：

老人，其子，其女，鄰婦，日本兵甲，日本兵乙。

景：

黃昏時分。北方的土房，在舞台左邊有一窗，可以望見外面的曠場及左右鄰居的人家，舞台正面，稍向左偏有一大門，台右有一土坑，其旁有小門通後院，台中置桌椅等。

幕：

女立窗邊出神的呆望窗外，外面炮聲不斷的響着，忽然在近處響了很大的兩炮，媳便退回桌邊，邊走邊向窗外自語。

女 打罷，打罷！總有一天會把你們這些鬼子全打死的！

（女無聊的作桌上的活計，鄰婦悄上，女驚覺。）

女 喲！誰呀？

鄰 是我，三姑娘。

女 你瞧你，嚇了我這一大跳。

鄰 怎麼？就剩你一人在家麼？

女 不，爸爸在後面躺着呐！

鄰 你真胆大，門也不關就這麼隨隨便便的坐在這兒麼？

女 那怕什麼？

鄰 那怕什麼？我的三姑娘，這幾天日本鬼子鬧的可有個樣子了。你難道還不知道嗎？

女 誰說不知道呢？我爸爸頭上那傷口到現在還沒好呢。

鄰 我倒忘啦！他老人家今兒好了一點麼？

女 好了一點；他老人家真是，老怪自己不該出去找二哥，要不怎麼會讓鬼子打破了頭呢，你瞧，難道二哥被鬼子拉去了這麼幾天了，就不該去瞧瞧麼？

鄰 （急探問，低聲。）你二哥沒回來麼？我聽說有好些人從戰壕裏逃回來啦！

女 是麼？我二哥不知怎麼樣了。

鄰 我說是來跟你們打聽打聽，要是你家二哥回來了，問問他可知道我們小寶他爸爸怎麼啦？

女 張大哥也許會跟我二哥一齊跑出來的。

鄰 唉！真教人著急，到現在也沒見回來過。聽說整天給鬼子們挖戰壕，擰子彈，作不動就用鞭子打。我就老想去瞧瞧，可是小寶那孩子偏纏着我，再說我又是個婦道人家，那兒敢隨便往外走？

女 那般鬼子簡直不是東西，昨天聽我爸爸說前天還跟咱們村裏要年青的娘兒們呢！

鄰 那還用的着說麼？前天晚上三個日兵不知怎麼一撞，撞到劉四爺家裏去了，把那三媳婦糟蹋的可了不得，可憐人家守了那麼多年的寡，急啦，半夜里就拿剪子活活的把自己絞死了，像這樣子，咱們還敢隨便出門麼？呆在家裏都提心吊胆的呀！

女 怪不得我爸爸就不讓我到前邊來，總要我躲在後面的草堆裏，可是我實在

悶的慌。

（正說着，台後傳來一陣咳嗽聲，接着老人在叫她了。）

聲 三姑娘！三姑娘！

女 爸爸，我在這兒啦！

聲 我知道你在那兒呢！可是我叫你在那兒的？

女 我在這兒跟隔壁張大嫂說話呢！

聲 就是張大嫂不在這裏，你也會到前邊來的。

（老人一邊嘮叨着，包着頭走了出來，走到張大嫂面前也不抬起頭來

望望。）

鄰 您起來啦！

老 唔，剛來麼？坐坐。（仍舊把話放在女兒身上）哼，我知道，一瞧見我睡着了，就

跑到前邊來了，看你胆子大，等到鬼子兵擡到屋裏來，看你往那兒躲？

女

（焦急的）爸爸，你聽我說……

老

（打斷她的話頭）得啦，得啦，我知道你那一套！

女

您知道什麼呀？張大嫂剛才告訴我說，咱們村裏有好些人從戰場裏逃出來

啦，我二哥可不知道出來沒有？張大嫂也是來打聽張大哥的消息的。

鄰

是啊，我聽見劉大爺說就趕快跑過來了，看您家二哥回來沒有？陳大爺，我可

真急壞了，小寶他爸爸到現在都沒回來過一次，我連個死活都不知道！

老

我出去瞧瞧！（想起過去挨打，生氣了，）我那天還沒挨夠打嗎？別再跟我什

麼？二哥二哥，管他幹什麼，誰叫他不聽我的話。

（不滿意）那能怪我二哥嗎？祇怪日本鬼子不講理，瞅那天怎麼出去也讓

笨鬼子打啦，那是誰讓出去的！



老 你瞧你這張嘴，當人不當人，就這個樣子瞎說，還說不惹我生氣，吶！跟你二哥

可學出什麼好樣兒來？你二哥怎麼也不該去打鬼子？叫他不要去，不信，鬼子沒有打成，倒叫鬼子拉去啦，報應！報應！

女 您瞧着，我二哥說要怎麼幹，他總會幹的！他不像你，（說順了口）讓鬼子打了，還怪自己。

老 你這丫頭！

鄰 得啦！三姑娘，少說一句罷。可也是的，陳大爺，再不把鬼子兵趕走，這日子真沒法過了，當家的全給拉去，擰子彈，挖戰壕，準備打咱們中國人，家裏連死活都不知道，莊稼活更不用想作啦！娘們呢，躲在家裏連門也不敢出，還常常給他們糟塌個夠……這種日子怎麼個過法？

女 （嘲笑的）等幾天，日本鬼子自個想退走就好啦！

老 (無可奈何的) 唉……

鄰 怎麼咱們中國軍隊還沒有反攻過來呢?

老 不要著急,總有那麼一天的。

女 還是二哥的話對,大伙兒得自家起來把鬼子趕出去!

老 那兒有那麼容易的事?

(又聽見一聲較近的炮聲,全怔。)

鄰 又放炮啦!

(門外附近有犬吠,忽然響了一聲槍聲,靜寂中又傳來一陣日兵的笑聲。)

女 日本鬼子!

鄰 喲!我得回去啦!小寶那孩子還在家睡着呢!我得回去啦!

孝子鬼打

(鄰婦匆匆下)

老 這日子真受不了，男的給拉去挖戰壕，女的給鬼子兵們糟踏，高粱地也全讓  
砍啦……唉！這日子沒法兒過啦。

(女悄悄的踱到窗子邊望)

老 還不去睡，望什麼？

女 ……

老 聽見沒有，到後面歇歇去罷！

女 不，我再待一會兒。

老 還待着幹什麼，時候不早了。

女 唔……(忽然看見了什麼，急招)爸爸，您快過來，瞧，兩個日本鬼子去敲張  
大嫂的門了。快來瞧！

(從後台傳過一陣急促的敲門)

老 什麼到張大嫂家裏去啦?

女 您瞧，他們打開門了……爸爸!

老 不要怕，爸爸在這裏，好孩子，到後面去罷!

女 我不!

(台後幕的揭起了一陣激動的悲悽的喊叫聲。)

聲 不，不，你們這些畜生，你們要幹什麼?不要臉的東西!

(日兵的笑聲也起了，夾雜在那瘋狂的哭聲喊叫裏。)

聲 你們不要動我的孩子(聲音弱了些)小寶不要怕，媽媽在這裏——你們  
作點好事罷!不要搶我的孩子，你們要怎麼就怎麼樣好了(狂叫)不要搶  
我的孩子啊(哭聲)

女 爸爸，日本兵把什麼拿出來啦！

（台後有嬰兒哭聲。）

女 呀！那是小寶，爸爸，那是小寶。

聲 把孩子給我！把孩子給我……（漸弱）

女 爸爸，他們不叫張大嫂出來！

（女欲衝下，父急止之。）

老 你到那兒去？

女 我去瞧瞧小寶！

老 不要胡塗，那哪能去？

（嬰兒突然悲慘的號叫了聲，女又回窗前，急切張望。）

女 喲，爸爸，那鬼子兵刺了小寶一刀！

老 (拉女至桌前) 咳! 不要再看了! 好孩子, 歇歇去罷!

女 爸爸, 鬼子兵真狠心, 小寶那麼可愛的孩子, 却下手砍他! (哭)

老 三姑娘, 不要哭啦!

女 爸爸, 你還說等他們自己退走呢, 可是他們再不走, 咱們也不用想再活下去啦!

老 沒想到他們像一羣野獸似的!

女 我恨他們!

老 好啦好啦! 去後面歇歇去罷!

女 我不!

老 還待着幹什麼呀!

女 (無理由的固執) 不, 我要待在這兒。

老 等會兒鬼子兵也許又會撞到咱們家裏來呢！

女 來啦，咬也咬他們幾口！

（正爭持間，門外聽見一陣悽慘的笑聲，張大嫂抱着死孩子衝了進來，面色蒼白有血痕，衣服有幾處撕破，目光癡呆，不住的慘笑。

鄰 哈哈！

女 張大嫂！

鄰 你瞧，我到底把我的孩子搶過來啦！嘿嘿……不要怕，我的小寶兒，媽媽在這

兒呢！不要怕，睡會兒罷……噢……乖孩子，不要怕，鬼子兵走啦——那兩

隻野獸！好孩子，長大了可記得去打日本鬼子啊！小寶，（偎孩子的臉）叫聲

媽媽啊！爲什麼不叫媽媽呢？小寶，叫聲媽媽呀！叫啊！

女 爸爸，張大嫂是有些瘋了。

老 不要緊，呆一會兒也許就會好的。

鄰 (像是突然明白的笑了) 哦！媽媽胡塗，我的小寶早困啦，好寶貝，睡罷，媽媽不鬧你了！睡罷，在媽媽懷裏乖乖的睡一會兒罷！

女 爸爸，怎麼辦，張大嫂簡直瘋啦。

老 你去勸她休息一會吧！

女 (拉張衣) 張大嫂，你坐坐吧。

(隣畏縮前進，至凳前幾為凳絆倒，老欲上前扶持，鄰驚叫。)

隣 不，不，不要搶我的孩子，不要搶我的孩子，我求您，求您作點好事罷，我就祇有這一個孩子啦。(漸懼怕起來) 不要那樣望着我，我怕……(見老上前，迸發) 不要臉的東西，站開，你們這般野獸，不要接近我的身邊，別抓着我，放我走，我要叫人啦！(衝過來) 你家沒有姊妹麼？(力盡嗚咽，老扶坐下)



老 張大嫂你醒醒。

鄰 (軟弱的)……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吧，只要留着我的孩子。(老人由鄰婦懷中將死孩抱起，鄰忽發覺懷中空了，驚跳起。)

鄰 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呢？

老 孩子在這裏，不要急，張大嫂在這兒啦。

鄰 (奪過死孩，瞪老一眼)小寶，媽媽在這兒，不要怕，你到底回來了。

女 (衝向前)張大嫂，你醒醒，瞧瞧我，不認識我啦麼？(女觸着婦懷中孩子忽

驚呼)啊！血！(攤開一隻血手)

婦 (驚異的)血！(捉女血手注視)血！(捧開女兒手，向懷中孩子摸去，顫慄的攤開一隻血手)啊……是血！

女 (不能忍耐的)張大嫂小寶讓日本兵刺死啦！

鄰 (胡塗的) 什麼(瘋狂的) 不, 不, 你胡說, 爲什麼要咒我的孩子小寶, 小寶, 答應媽媽呀! 答應媽媽呀!

女 張大嫂, 她死啦!

鄰 他死啦, 死啦! (力不支, 倒地。)

老 (把死孩子置炕上) 三姑娘, 你去弄點冷水來!

女 是。(拿臉盆, 手巾, 急上。)

老 把手巾打濕了給她擦擦臉!

女 張大嫂, 張大嫂。

鄰 (醒來, 慘笑) 好啦, 嚇嚇…… (掙開父女的扶持) 全死啦! (忽驚覺) 我的孩子呢? 他在那裏? 他在那裏? (看見孩子, 撲過去, 突然又看見自己的手) 血, 是血, 我孩子的血, 小寶的血……

女 他叫日本鬼子刺死啦。

鄰 死啦！（憤怒的攪起孩子）好！我跟你們拚了罷……

（鄰衝下，呼聲漸遠）

女 張大嫂，張大嫂！（隨鄰衝出）

老 三姑娘，好孩子，不能去！（在門叫）快回來吧！好孩子！

（子由後門上）

子 爸爸！

老 是你！

子 是我，我回來看看爸爸。

老 孩子，你真的逃出來了嗎？

子 是的，我們好幾個拚着命逃出來了，在路上又給鬼子打死兩個，我是從後院

子裏爬進來的……

(急切地敲門聲)

聲 開門，混蛋，快開門！

老 孩子，快藏起來罷！也許是鬼子來啦。

(子急由小門下，敲門聲更急。)

老 來啦！來啦！

(日兵甲乙進。)

甲 (惡狠的) 你的兒子呢？

乙 快說，他躲到那裏去了？

老 他……他沒有回來，他不是讓你們拉去槓子彈啦嗎？到現在也沒有回來過。

甲 混蛋！他打算要暴動，自己到跑啦！

打鬼子去

乙 不跟他費話，搜。

(老急攔住小門，乙將老推開，甲以鞭將老打倒。片刻，甲乙由小門出。)

甲 媽媽的，沒搜着！

乙 走，別讓他跑遠了。

(甲乙下，父掙扎立起。稍停，子由小門上，扶父。)

子 怎麼樣了？爸爸。

老 (頭上受創流着血。……)

(子扶父坐，關門。)

子 他媽的，等會兒叫他們看罷！

老 等一會兒？孩子，等一會兒你們要怎麼樣啊？

子 沒有什麼啊！爸爸，妹妹呢？

老 你妹妹……（急的站起來）呵！我幾乎忘了，三姑娘，這……這怎麼辦，他跟  
着發瘋的張大嫂跑出去了。

子 三妹跑出去！張大嫂瘋了？

（又有急促敲門聲，一刻不停。）

老 啊！壞了，鬼子又來了。孩子，一定是來捉你的，你，你，快點走罷！

子 迷？（猶疑，忽拿出手槍。）往那兒逃？反正也同他們拚了！讓他們進來！（敲門  
聲更急。）

老 孩子，別傻了，不要白白的送命，快走罷！

子 我這兒有傢伙，爸爸，您快走開。

（把父推開，緊握手槍，猛力將門拉開。）

子 走罷，狗東西，你們來罷！

(隨門而入的是三姑娘)

子 啊!三妹……

女 (力盡的倒在子懷中,氣喘不能言)

老 孩子,你怎麼啦?你快說呀!

女 唉!我還是沒有追上張大嫂。(喘息)

老 怎麼啦?

女 讓日本鬼子看見了,開了槍,幸虧躲在樹林裏沒有打着……

老 咳,我叫你別去,你不聽話,你偏要……

女 啊,現在不說這個,哥哥你回來了,今晚的事你知道沒有……?

子 知道了,這個消息你從那兒得來的?

女 在路上碰見劉大爺,他告訴我的(遠處有犬吠聲,鑼聲及羣衆喊聲)你聽,

他們來了。

老 孩子，這是什麼聲音？

女 哥哥，你說出來吧，現在我想爸爸也不會再反對我們了。

子 好，我告訴您罷。爸爸我們今天得着一個消息，就是今天晚上咱們中國軍隊一定會打過來，我們大伙約定一聽見砲響就打起鑼來，大夥兒把鬼子趕出去，現在他們都來了，我要走了。

老 好，去罷，孩子！如果你還活着話，就回來看看我同你妹妹。

女 哥哥叫我怎麼樣……

子 （把槍交給女）留着這個槍罷，別害怕，鬼子如果來了，就跟他們拚！記住我的話：咱們至少得一個拚掉他們一個才行，我不能顧你了，（衝出去，參加在羣衆的吼聲裏）打鬼子去！



女

(握緊槍怔了一會兒) 哥哥，我也要去！(衝出)

老

三姑娘回家！(爬到門邊揮起路膊) 我也去

(力不支倒地)

幕後羣衆的聲音與鑼聲響成一片。

中國軍隊打過來啦！

打鬼子去啊！

(幕下)

### 劇情說明

鬼子姦淫屠殺的暴行，一天在陷落的某村加倍慘酷的繼續展開來，不僅將村中所有的男人逼迫着上前線去打他們自己親愛的同胞，並且對他們的妻子

兒女還給以無情的蹂躪。

這村裏的張大哥及其他的青年人就是被鬼子抓去了的，抓去之後還強姦他的妻子張大嫂，並且把他那親愛的小寶貝都要從她懷裏搶過來用刺刀刺死。可憐張大嫂還抱着那死去的孩子寶貝長寶貝短的叫着呢。旁人再三的說明，她才知道孩子是死了，因為她已經被鬼子給逼瘋了。

但是，不願做亡國奴的青年再也不能忍受了，大眾冒着危險從前線逃回來，聯合村中所有的羣衆去同鬼子拼命。他們也只有拼命才能有生路。

### 排演說明

「打鬼子去」是企圖用鬼子的暴行來鼓動民衆「打鬼子去」的情緒。情節甚爲緊張。如希望收到：情所要求的緊張效果，排演時請注意諸點：

(一)要使這戲演出成功，首先得注意空氣的處理。一開場時後台效果要做得恰當，同時女兒表情也要十分緊張，由這兩方面把緊張的空氣造成。閉幕前壯烈、興奮的空氣也得特別注意，這要全部借重後台效果，最好在鑼聲、人聲中能使觀眾看見紅紅的火把，從窗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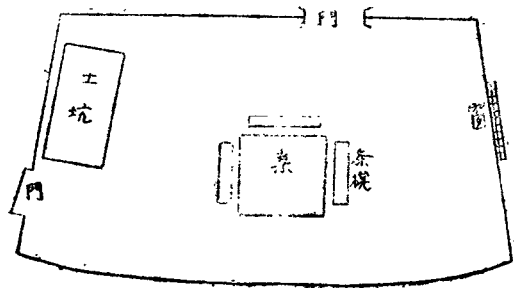
(二)張大嫂被鬼子蹂躪的那一場戲是在台後，導演要特別設法把觀眾的注意力移到後面去。因為這場戲要馬虎過去了，會影響大嫂後來一場戲的力量。同時，全劇悲痛的氣氛也就難把握了。

(三)張大嫂第一場戲要做得使觀眾喜歡，使觀眾愛，第二場的瘋狂要厲害。由於這兩場的對襯可以增加觀眾對張大嫂的同情，相反的也就是加強了觀眾「打鬼子去」的情緒。

(四)父親上場要額外的驚慌、害怕，以補充他反對打鬼子的理由。同樣兒子

同女兒的性格要表現得特別強，以說明他倆打鬼子的必然性。

打鬼子去舞台面設計



打鬼子去

道具說明

大道具  
土坑一個

方桌一張

長條凳三張

小道具  
衣服一件

孩子包一個

面盆一隻

手巾一塊

手槍一枝

服裝說明

老人 深色布棉袍一件

腰帶一根

扎腿布棉褲一條

黑棉鞋一雙

其子 短棉襖一套

布鞋一雙

襪一雙

平頂毡帽一頂

腰帶一根

其女 淺藍棉襖一件

黑棉褲一條

去子鬼打

單鞋一雙

襪一雙

鄰婦 深灰棉襖一件

黑棉褲(紮腿)一條

黑襪一雙

鞋一雙

包頭布一塊

日兵 軍服兩套 皮帶綁腿全

紅心臂布兩塊

效果說明

(1) 重炮和槍聲——敲打大號洋鼓或用空的木桶，口部向板面猛力蓋下便發

炮聲，用竹片或籐條敲打木板或桌椅，則發出槍聲。

(2) 犬吠聲——用口技代，或購買泥製犬吠玩具。

(3) 鑼聲——敲打真鑼。



曲 民 雜

難 民 曲 (街頭劇)

光未然作

人物：

女工 A · B

胡老板

趙大爺

巡警

游民 A · B

鄉民 A · B

宣傳隊員 A · B

宣傳隊員

羣衆

地點：

故事發生的地點不限定，表演的地點無論在街頭牆角或鄉村的空地  
上都可以。（牆角下坐着兩個衣履樸素的少女，年俱在十六七歲左右，打扮  
得像女工模樣。她們身邊帶着幾件簡單而破舊的行李包袱，一望而知其爲  
遠處逃來的難民。一羣人麪集在她們周圍，成半圓形圈子，用好奇的眼光  
注視着她們，像看把戲一樣。）

游民 A 唱啊，唱啊！不唱誰給錢呢？

游民 B 別吹牛皮！他媽你有錢嗎？

游民 A 笑話！你大爺有的是大洋錢，歡喜聽的是唱小曲，誰唱馬上就賞給誰錢。

游民 B 得了，得了！別開玩笑了！人家是從上海逃難出來的難民，人家還不夠可

曲 氏 雞

憐嗎！

游民 A 我知道可憐！我問你可憐能當飯吃嗎？咱們自己還不夠可憐嗎？可是有誰來可憐咱們呢？

游民 B 纔叫怪啦！你剛纔說了自己有的是大洋錢，現在忽然間又說自己可憐起來了！

游民 A （不好意思地）開玩笑！

羣衆 哈哈！

游民 B 你懂嗎？現在祇有窮人才可憐窮人。

女工 A （感慨地）可是窮人又不能幫助窮人！

女工 B 咱們用不着向人搖尾乞憐！

游民 B 嚶，對啦，咱們祇好同病相憐囉！

游民 A 對了，好姑娘。既是這樣，就請你可憐可憐咱們，隨便唱一支小曲兒給大家聽聽吧。

女工 B 甚麼！咱們又不是唱小曲的！

女工 A 妹妹，別管他吧。咱們就把在上海學來的「難民曲」唱給大家聽聽，算是可憐可憐他們。不過你們各位先生聽了以後，也請可憐可憐我們，隨便賞幾個銅板買大餅吧。

羣衆 好！好！好！

(一片熱烈的鼓掌聲)

(女工 A · B 合唱「難民曲」，用鋤頭歌譜，聲淒越動人。)

八月十三那一天啊

黃浦江中起狼烟啊

唵呀海 呀呼海

黃浦江中起狼烟啊

唵呀海 呀呼海

日本強盜的大兵船啊

對着上海開砲彈啊

唵呀海 呀呼海

對着上海開砲彈啊

唵呀海 呀呼海

飛機在天空嗚嗚叫啊

丟下的炸彈真不少啊

嘍呀海 呀呼海

丟下的炸彈真不少啊

嘍呀海 呀呼海

浦東關北一片紅啊

百姓的血汗都成空啊

嘍呀海 呀呼海

百姓的血汗都成空啊

嘍呀海 呀呼海

中國出動了陸軍軍啊

誓和敵人拚性命啊

嗷呀海 呀呼海

誓和敵人拚性命啊

嗷呀海 呀呼海

敵人抵不住中國兵啊

拚命亂殺老百姓啊

嗷呀海 呀呼海

拚命亂殺老百姓啊

嗷呀海 呀呼海

百姓赤手又空拳啊

衝出戰區來逃難啊

噢呀海 呀呼海

衝出戰區來逃難啊

噢呀海 呀呼海

丟掉了爹娘丟掉家啊

我們的心中亂如麻啊

噢呀海 呀呼海

我們的心中亂如麻啊

噢呀海 呀呼海



曲 民 雜

難民好比是喪家犬啊

街頭巷尾好安眠啊

嘆呀海 呀呼海

街頭巷尾好安眠啊

嘆呀海 呀呼海

風吹雨打烈日燻啊

肚中飢餓真難熬啊

嘆呀海 呀呼海

肚中飢餓真難熬啊

嘆呀海 呀呼海

中國決心在抗戰啊

我們吃苦不抱怨啊

嘆呀海 呀呼海

我們吃苦不抱怨啊

嘆呀海 呀呼海

我們的敵人是日本啊

打倒日本好安身啊

嘆呀海 呀呼海

打倒日本好安身啊

嘆呀海 呀呼海

曲 民 雜

（唱的時候，有複述辭句的，有補充語意的，有發問的，有代答的，但大多數人都禁止發言，觀眾擔任了維持秩序的責任。）

（正唱的時候，趙大爺排衆而入，捋鬚微笑，很感覺興趣的樣子。）

（唱畢，又是一片狂熱的鼓掌聲。）

（小孩們得意地學着「咦呀海呀呼海」）

（大人們紛紛議論並發問）

游民 A 你這歌是在那兒學來的？

游民 B 你這歌是說的上海打仗的事！

鄉民 A 你們是怎麼逃出來的？

鄉民 B 喂！上海的仗打得怎麼樣了？

羣 衆 喂！我問你啊！

喂！

喂！

女工 A (站起來，大聲說) 噯，我說你們這些人真不知足，聽了歌還不夠過癮，

又來問七問八的，你們是吃飽了飯沒事幹，不想想看，別人有兩三天沒吃飯了！(說畢負氣坐下)

游民 A 噯！這大姑娘的脾氣可真大！

游民 B 媽的，真不講良心！人家餓着肚子唱歌給咱們聽，還要怎麼樣？(自告奮勇地走進場內，高聲向觀衆說) 諸位先生，老爺，小姐，太太們！這兩位大姑娘本來在上海紗廠做工，上海一打仗啊，廠裏關了門，家裏鬧得亂七八糟，沒辦法，就逃到咱們這地方來，在這兒沒親沒故，告貸無門，因此，所以，已經有兩三天沒吃飯了。咱們都是中國人，都是吃了東洋人的虧，常言道：「同病相憐，」

可是姑娘們很害臊，因此，所以，兄弟出來，請各位幫幫忙，無多有少，湊合幾個大餅錢。（取下自己的破帽，準備向觀衆收錢。）

游民 A 喂，你算老幾？憑甚麼你來收錢？我瞧你這人沒存着好心眼！

鄉民 A 對，對，錢不能給你。

游民 B 這甚麼話？好心反變做惡意了！我老鮑雖然窮，還不會做這種丟臉的事！這甚麼話呢？（使氣地把帽子戴回頭上）

鄉民 A 咱們頂好問問這兩位大姑娘，看她們的意思怎樣。

女工 B 不要緊，就請這位先生代收好了。

羣衆 不行，不行，咱們不相信這傢伙！咱們要把錢親自交到這大姑娘手裏！

你親自來收錢！

非親自出來不可！

（女工A沒法推諉，只好走出來，準備收錢。這時趙大爺昂然走進場內，一手擋住她的去路。）

趙大爺 等一等，我有話問你。

女工A 您有話待會兒再問吧，我們已經有兩天沒吃飯了。

趙大爺 不要緊，我給錢讓你們吃飯。

女工A （投以懷疑的眼光）

鄉民A 放心吧，大姑娘，這是趙大爺，是咱們這地方頂有錢，心腸頂好的紳士。

（觀眾對這事的發展很感興趣，爲了趙大爺是這地方的要人。於是人擠得更擁，圈子擠得更小了。）

趙大爺 你們是幾時離開上海的？

女工A 我們是九月初離開上海的，上海救濟會把我們一批難民送到蘇州，從

蘇州一路逃到此地的。

趙大爺 你們是親姊妹兩個嗎？

女工B 是的！

女工A 不，我們是結拜的姊妹。我姓唐，她姓李，不過我們同在一個地方長大的，同在一個地方做工，又是一同逃出來的，我們彼此照顧，誰也離不了誰，說起來我們比親姐妹還要親熱些。

趙大爺 唔。不是親姊妹。那麼就你們兩個女孩子，孤零零地到處流浪，你們的胆兒真不算小啊！

女工B 不，還有我們的老板在一道兒，他剛上街找朋友去了。

趙大爺 甚麼？你們廠裏的老板還跟着你們一道兒逃難嗎？

女工B 不是我們燒飯的老板。

趙大爺 燒飯的老板？

游民 B (剛纔受辱之後快快地退出來的，此刻又來大逞其喉舌了。) 趙大爺，是這樣的：她們這幾個女孩子，都是「包身工」，她們是由包工老板的薦引，纔到廠裏作工的。她們住在老板家裏，吃的，穿的，用的，全是老板的。

鄉民 A 有這樣好的老板嗎？

游民 B 你們懂得甚麼？一個女孩子，吃飯，穿衣服，零用，能要多少錢？算起來一月有六七塊錢也就足夠了。可是姑娘們在廠裏做工，一月起碼可以賺十二塊錢，多的十五塊二十塊都沒準兒：這筆工錢完全是老板的。

鄉民 A 那這老板倒可以發財了。

游民 B 可不是發財了！女孩子從鄉下出來，家裏和老板訂下合同，少的三年五年，多的十年八年，反正期限越長，老板越合算。有些有錢的老板，一家便有幾



十個包身工，一個月便有幾百塊的進賬，還能不發財嗎？

趙大爺 老板是將本求利，賺幾個錢也是應該的。

游民 B 是的，大爺，能客客氣氣地賺幾個錢也是好的，可是他們還要擺起老板的臭架子，動不動就打她們，罵她們，有些傢伙，還在這些女孩子身上起壞心眼，強姦，拐賣的事兒都是常有的。

趙大爺 你這話是真的嗎？

游民 B 這還有甚麼假？不信你去問問這兩位大姑娘。

女工 A 我們不知道，我們不是包身工，剛纔上街去的也不是老板，是咱們的親戚，（對 B）阿珍，你又在多嘴瞎說，回頭又得挨打了。

游民 B 你瞧，真可憐，她們連老板不在這兒的時候也不敢說真話。

趙大爺 好，去你的，去你的！你還是少管閒事的好。（把他推在一旁）姑娘，我問你，

你的家在甚麼地方？你幹嗎不回家去呢？

女工B 老爺，別提我們的家了，我們兩個的家，都在上海附近的羅店，這回那地方已經被萬惡的東洋鬼子炸光了！家裏的父親母親，也不知是死是活！就算勉強逃出了性命，又誰也不知道誰的消息，看來這一輩子也見不着面了！

（痛哭失聲）

趙大爺 你們就沒有別的親戚朋友在這一塊兒住嗎？

女工B 我有一個大哥，聽說在××省（作者按：戲在那一省演，便可填上那一

省的名子。）做警察，幾年也沒有通信，也不知道究竟在什麼地方！

觀衆 嘖嘖！

可憐！

趙大爺 我看你們倆也不必哭了，反正哭也沒用。我趙大爺一向作慈善事業，他

們大家都知道的。(觀衆中有人罵着「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你是個老色鬼!」)我看我可以幫幫你倆的忙，我想收你們倆做我的乾女兒，或者做我的弟媳婦也可以。(有人罵着「媽的!甚麼乾女兒，弟媳婦，給他做小老婆就是了!」要是你倆願意的話，現在就跟我走。

觀衆 不要跟他去!

他是個老色鬼!

他是個壞傢伙!

趙大爺 (怒)誰呀!誰呀!想吃官司嗎?媽的!都不是好東西!一起抓到局子裏去!

(觀衆啞然無聲)

女工A 趙大爺，謝謝你的好意。等老板回來了再說吧，咱們的事，咱們自己還不能作主哩。

女工 B 咱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

(女工 A 以目止之)

游民 A

嘿，你們的胡老板回來了。

(胡老板很失意的樣子，排衆進場。)

女工 A 老板，這位是趙大爺，是這地方的大善士，他剛纔說瞧着咱們可憐，要收

留咱們倆做他的乾女兒哩。

(羣衆中有人憤恨地說：「甚麼乾女兒不乾女兒！他是壞傢伙，他瞧你們倆長得漂亮，他想打你們倆的注意！」觀衆大笑。)

趙大爺 誰呀誰呀！給我滾出去！

胡老板 真笑話！管你們的屁事！

趙大爺 是這樣的，胡老板：我是瞧着你這兩位大姑娘都很聰明伶俐，這樣每天

在街頭流浪，受這些混蛋流氓們的欺侮，心裏很是難過。我好心好意想收留她做我的乾女兒，或者弟媳婦也可以。（羣衆有人說：「說得漂亮！」）這叫「說的是仁義道德，做的是男盜女娼！」（這樣一方面呢，也算是救了她們姊妹倆；一方面呢，這個這個這個……：咳，咳，咳……：（羣衆中有人罵着：「一方面也算救了你這個老鬼色！」衆大笑。）

胡老板（恭敬地）是的，是的。

趙大爺（漲紅了臉）因此呢，胡老板，咱們痛痛快快吧！你說，乾脆說要多少錢？

女工 A 這是甚麼話呢？趙大爺，咱們也不是賣的！

女工 B 媽的！這老傢伙一定沒存着好心眼兒！

羣衆 大白天買賣人口啊！

別賣給他，他不是好傢伙！

老混蛋！

老色鬼！

胡老板 這樣吧，趙大爺，您府上住在甚麼地方？

趙大爺 就離這兒不遠。

胡老板 那很好，咱們就到府上去談談吧，這兒不是談話的地方。

趙大爺 很好很好，就去吧！

胡老板 阿英阿珍，快把東西收拾起來，一道兒到趙大爺府上去坐坐吧。

女工 A (爲難狀。)

女工 B 咱們不去！

胡老板 (厲聲大叫) 甚麼？

(兩女無法，祇得含淚收拾被包，準備同去。)

（觀衆羣中情緒激昂，秩序大亂。）

鄉民 A 他們到他家去商量買賣了！

鄉民 B 不能去啊，大姑娘！一去就完蛋了！

羣 衆 咱們不放他們走！

不能走！

不能走！

我去報局子去！

（一巡警從前面不遠的地方急馳而來，爲了彈壓這塊兒的騷亂，他手上拿的一條皮鞭，走近時舉鞭向觀衆羣揮舞，並高呼「散開」「散開！」不要停在這兒！）羣衆有些遵令散去，但大多數仍然不肯散去，不過離開幾步，站在稍遠的地方，靜觀事態的發展。巡警爲了除掉這場騷亂的根源，便舉鞭

向女工A B打去。女受鞭，發出尖銳而淒厲的叫聲。趙大爺上前解勸，亦無結果。）

巡警（揮鞭向女工B打去）滾開！滾開！

胡老板 不要打不要打！咱們是從上海逃出來的難民！

女工B（率性睡在地上）你打你打！我反正是活不了了！

巡警（聽她說話的聲音很熟，深知有異，趕緊走上前去，扶起她，仔細審視。）

啊！你是誰！你是誰！

女工B 我是上海大新紗廠的女工，逃難逃到這兒來的，你要打就打死我吧！

巡警 我問你姓甚麼，叫甚麼，你的家原來在甚麼地方？

女工B 這個你不用管！（抽咽）

女工A 先生，她是好人，她姓李，名叫阿珍。她們家在羅店，家裏早就給東洋鬼子



打光了。

巡 警 呵！三妹是你嗎？你怎麼到這兒來了？

女工 B (驚) 你是誰？我不認識你！

巡 警 我是你的大哥，咱們分手纔兩三年，你連我都不認識了嗎？

女工 B (驚呼) 呵，大哥，救救我吧！救救我們倆吧！我們從上海逃到這兒來，一路忍飢受餓，現在咱們的包工老板，正商量要把我們倆賣給那個趙大爺哩。

趙大爺 嚶！那裏那裏！這是甚麼話！

胡老板 不不，先生，簡直就沒有這事！

(羣衆又圍攏來了，巡警也不再干涉他們，他們切切私議着，大概不外取笑巡警打了自己的妹妹，並期待胡老板和趙大爺受一點應得的懲罰之類。)

巡警 你是她們的包工老板嗎？你賺她們的錢總該不少了！

胡老板 不，不對，我是她們親戚！

巡警（怒）放屁！親戚！我纔離開家裏兩三年，我倒不認識你這個不講良心的親戚！

（衆大笑）

巡警 阿珍，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女工A 李大哥，是這樣：我們倆在去年上季，被人介紹到胡老板那裏做包身工，說定包期五年，這次上海打仗，廠裏停了工，咱們跟着胡老板，從砲火裏面逃了出來。在上海難民收容所裏住了一個禮拜，後來被救濟會把咱們送到南京，從南京搭難民船跑到此地的。

女工B 咱們不知道你在此地，要不然的話，也不會無故受胡老板的這種折磨

了！

胡老板 嚟！小姐，憑良心說吧，我姓胡的甚麼時候折磨你了？

女工B 你沒有折磨我？你一路上打我們，罵我們，現在又要找主顧賣掉我們。我們吃你的虧已經吃夠受了！

（趙大爺欲走，巡警扯住他）

巡警 你別忙走，這件買賣人口的案子，咱們還得問個清楚。

趙大爺 笑話！這干我甚麼事！我趙大爺是此地的慈善家（羣衆作聲叱之）還會做這種事嗎？

（遠處有一隊男女青年，打着「救亡宣傳隊」的旗子，唱着歌，走近這堆人羣。領隊的那位，擠進人叢中來，探問究竟。趙大爺乘大家目光轉移的時候，偷偷溜走。）

宣傳員 A 我請問那一位，這裏發生了甚麼事情了？

（久無人應）

游民 B （挺身而出）我告訴你吧：這兩位大姑娘，原來在上海紗廠做女工，一路逃難逃到這兒來的。她倆都是「包身工」，這位是她們的老板。剛纔老板起了壞心眼，想把這兩個姑娘賣給一位——賣給一位——（四顧無所見）唔，他走了。這位先生是她（指女工 B）的哥哥，出門多年，剛纔也是命中註定，忽然在這兒碰着了，他正要找這位老板算賬呢。對了，就是這麼回事。

游民 A （逞強地）說掉了，這位老板一路上還打她倆，罵她倆，折磨她倆的。

宣傳員 A 哦，這兩位小姐原來是從上海逃到這兒來的，那麼，請告訴我，你們曾經吃過日本鬼子的苦頭嗎？

女工 A 那還消說！日本鬼子把我們的工廠炸壞了，多少工友都被炸死了。要不

是我們逃得快，我們早就沒命了！

女工 B 就是我們從楊樹浦逃出來的時候，日本鬼子還從背後開起機關槍來。走在後面的工友，都被活活地打死了。

女工 A 東洋鬼子把咱年們輕力壯的工友，剝光了衣服，反縛在鐵絲網上。然後用刺刀亂戳。工友越叫得淒慘，他們越笑得厲害！鬼子們見着我們女工，就抓去隨便糟踏，我們一塊住的幾個工友，就這樣被他們白白地糟踏死了的。

女工 B 鬼子們把我們老家也佔去了，家裏房子也炸平了，甚麼也燒光了！家庭的父親母親，也不知是死是活！（哭）

巡 警 甚麼？三妹你說的是真的嗎？

女工 B 誰還騙你不成！咱們這一輩子恐怕再難見着父母老人家了！

（巡警淒然低首，不勝傷悲。）

游民 A 媽的，咱們跟東洋鬼子拼了它！

游民 B 日本鬼子是咱們的死對頭！

鄉民 A 咱們四萬萬人還能怕了他！

鄉民 B 祇要咱們齊心，咱們準可以打倒他！

宣傳員（興奮地）是的，祇要咱們中國人大家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咱們準可以

打倒那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是咱們中國人的死對頭！這些日子，他們對中國壓迫得更凶，中國也對他們反抗得更厲害了。各位要知道

這一個禮拜來打仗的情形嗎？我們請另一位先生來向各位報告一下。（宣

傳員 B 在羣衆歡迎的掌聲中入場，把預備好了的時事報告和演說詞向觀衆作了簡賅而有力的報告。報告畢，有提出疑問的，立即予以解答。）

宣傳員 A 各位，這裏的兩位小姐，從帝國主義的砲火中逃出來，一路上受了不

少的委屈。現在我們請她們到××街的救濟會裏先委屈一下；以後再想更好的辦法。（指巡警）這位先生，也可以常來照應照應。至於這位老板，專門剝削工友，現在又有了販賣人口的嫌疑，還是就請你帶到局子裏去嚴加查辦吧。兄弟提出這個辦法，大家贊成不贊成！

羣衆 贊成！贊成！

宣傳員 A 好了，現在咱們就暫時和各位告別了，下禮拜再會吧。

（羣衆頗有戀戀不捨之意，久久不願散去。有人輕聲叫着：「唱個歌再

走啊！」）

宣傳員 A 對，剛纔有人提議唱個歌再走，很好。咱們唱個甚麼呢？

游民 A 剛纔這兩位小姐曾經唱過一齣很好聽的歌，叫做——叫做——

游民 B 「難民曲。」

宣傳員 A 哦！「難民曲。」（對女工 A、B）你們是在上海難民收容所裏學會的吧。

女工 A B 是的。不過咱們唱得不好。

宣傳員 A 別客氣了，來吧，咱們來一個合唱吧。

（女工 A、B 領唱，全體宣傳隊員合唱「難民曲」，且唱且走，羣衆漸漸散去。於是這一隊演員，又找到另一個適當的場所，重新扮演起這一齣似真實假，似假實真的戰時街頭劇。）

### 劇情說明

鬼子的侵略，不知使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在許多流亡的人中，有兩



個包身的女工被她們的包工老板帶着流亡到這兒來，靠着賣唱糊口。有一天剛在唱着的時候，忽然來了當地一個劣紳趙大爺，他對這兩個女孩子非但沒有同情，而且還和她們的包工老板商量着要買這兩個女孩子。這件販賣人口的事件正在進行的時候，引起了傍邊圍着熱鬧的觀衆們的不平，他們知道自己的力量敵不過趙大爺，於是就把警察喊了來，誰知這個警察就是女工李阿珍分手三年不見的大哥。在兄妹歡樂相聚的時候，販賣人口的包工老板被送進了監獄，羣衆們高唱着「難民曲」好像是慶祝流亡的人們得到骨肉相聚一樣。

### 排 演 說 明

「難民曲」是用兩女「包身工」逃難的悲慘故事，說明鬼子慘無人道的侵華行動。此劇是十分適合街頭劇的條件的。導演如能處理得恰當，可收到絕大

的效果。但是下列幾點，必須注意：

(一) 注意表演區的伸縮性。此劇在趙大爺要她倆走時的場面得要將表演的區域縮小（就是使觀衆將圈子圍小）如胡老板來了，宣傳隊來了，這是在圈子外面，這時就需要放開。

(二) 唱歌情緒的對比，在劇情的發展上可以增強極大的力量，在前面爲求錢飽肚子唱歌，要儘量悲憤，沉痛。在後面的歌聲就得相反的興奮，洪壯。要是恰當的話，觀衆的情緒可爲之左右。

(三) 上下場得接緊。如警察上，胡老板上，宣傳隊上這些地方如果斷了，就會破壞真實的氣氛，劇的 *Tempo* 也就受損失了。

(四) 這劇需要羣衆做戲的地方很多，例如，警察上場完全靠羣衆緊張的表演。也可以說這劇的頂點是把握在羣衆手裏，這裏就特別的要注意參加到羣

衆裏表演演員的演技，他們要緊緊的把握住羣衆的情緒。給以支配，轉移，操縱。

### 道 具 說 明

大道具 (不需要)

小道具 破舊行李包一或二個

皮鞭一根

救亡宣傳隊旗子一面

### 服 裝 說 明

女工 A 藍布棉襖一件

黑背心一件

黑棉褲一條

黑鞋一雙

襪一雙

女工B

青布白花棉襖褲一套

有色鞋一雙

白襪一雙

胡老板

灰布棉袍一件

黑背心一件

紫腿褲一條

黑皮鞋一雙

趙大爺

古銅色綢袍一件

黑馬褂一件

紫腿綢棉褲一條

黑絨棉鞋一雙

小帽一頂

襪一雙

巡警 警察服裝全套

游民 A 灰色棉袍一件

黑背心一件

紫腿褲一條

黑鞋一雙

白襪一雙

黑呢帽一頂

游民 B 與 A 相彷彿

鄉民 A B 及羣衆 可隨穿，以合乎演出時當地觀衆風尚爲原則。  
宣傳隊員服裝 可近乎學生平時所穿之服裝，學生裝，西裝均可。

有力的出力 (獨幕劇)

王勉之作

地點：

某縣

時間：

民國二十六年冬

人物：(以發言先後爲序)

陳妻 二十二歲

陳母 五十歲

保長 約四十多歲

牛半仙（算命的術士） 約四十多歲

陳德貴（農民） 二十五歲

馬耀庭（新從前線回來的傷兵） 三十歲

佈景：

一個簡陋的農家。正中有個門，是通外面的。左側有個門，是通臥室的中門兩旁，有兩個小窗。左方放着一張方桌和幾把椅子，左角放着一個擺茶壺桶的架子，上面有一個茶壺桶和幾個茶杯。右角放着一張藤靠椅，上面鋪着一床破舊的毯子。右方放着一個茶几和兩把椅子。壁上地下，掛着或擺着的都是些農具。

幕啓時，陳母正坐在桌旁椅上縫衣，時時發出慨嘆的聲音，彷彿有什麼重大憂慮似的。陳妻也正在彎着身子掃地，但不時的昂起頭來向門外探望。



不久，她停住了掃帚，立了起來。

陳妻（以下簡稱妻） 媽！他上城裏去求周三老爺寫信，已經有大半天了，爲什麼這時候還不回哩？（仍掃地）

陳母（以下簡稱母）（仍然縫着她的衣服）求人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兒能這麼快就回來？

妻（又停住掃帚立了起來）媽！怪不得咱們運氣不好，原來這都是命裏注定了的。（仍掃地）

母（停着針把頭昂起來）什麼當兵，也是命裏注定了的嗎？

妻（立起）是的前兩天，有一個算命的先生，叫着什麼牛半仙的，他給你老人家的兒子算了一個命，他說：德貴今年的流年月將都不利，說不定還有殺身之禍哩。（剛把身子彎了下去却又立了起來）他又說：這幾個月殺星下凡，

最好是別去當兵，否則在數難逃，準會送命的！（仍掃地）

母（嚇得忙把縫的衣服，丟在桌上）是真的嗎？煞星下凡，（略沉思）對了，怪不得四處都在打仗哩！原來是天上的殺星下了凡。你沒有問他，可有什麼方法能解除這個災難？

妻（地掃完了）法子倒是有的，不過……

母不過什麼？！他是要錢吧！

妻（拿着抹布揩拭桌椅）是的。他說須要給他五塊錢，他才能替咱們解哩！

母五塊錢，未免太多了！咱們今年的收成又不好，一時哪兒能湊齊這五塊錢？

妻媽不是有一付銀手鐲嗎？把它換了也許能值三四塊錢，不夠的時候，將我那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拿去當一下，大約也差不多了。他講好了今天來聽咱們的回信的。

母（一面看看自己帶的手鐲一面講）銀手鐲，可憐我這麼大的年紀，就只有這一點東西了！我還想把它帶進棺材裏去嘞！（流着淚語音哽咽着）這手鐲，還是我從前出嫁的時候……

妻（將拭布收起走近母邊）媽！這是爲了救您老人家的兒子呀！

母咳！我真是一個苦命的人，連這一點東西都留不住！（向着天）天老爺，您也太狠心了！（淚流得更多）

（保長自外入，陳母立了起來。）

保長（以下簡稱保）大嫂子！你的丈夫在家嗎？

妻保長請坐！他早上進城去了。

保（命令地）他回來時請你告訴他，明天早上六點鐘在前面李家祠堂空場子上集合，到城裏去受訓，誤了卯，是要受嚴重處分的。

母 保長！我只有這一個兒子，可憐我二十五歲上就守了寡，好容易把他撫養到這麼大，現在我們婆媳二人全靠他種田過活，假若你把他抽去當兵，豈不是叫我們活活地餓死嗎？

保 （保長應有的傲慢）老太太！這是政府的命令，有力的須出力，有錢的須出錢，誰也不應該反抗的！并且也不能怪我，我不過是奉着命令才來抽丁的。

• （陳妻端了一杯茶給保長。）

保 謝謝！不用吃茶。

母 保長！我們哪兒敢反抗政府的命令，更不敢怪您！（語氣也帶了點強硬）不過，我不明白，有的人家三兄四弟的，政府倒不去抽，爲什麼偏偏要抽我們這人口少的哩？

保 （倒不知怎樣答復才好）這個……因爲……，（覺得她剛才的話有點刺

心）這用不着你們管的！要知道這是政府的命令，它愛怎麼抽就怎麼抽，我們只有服從命令！

妻（不服）我總覺得奇怪，政府怎麼會有這種不平的命令，人口多的不抽反而要抽人口少的？

保（被她反問一下不覺生起氣來）信不信由你！你們這些婦道人家，懂得什麼？

妻（也有點生氣了）聽說有錢的人家可以花錢買人頂替去當兵，難道這也是政府的命令嗎？又聽說，只要地方上紳士肯寫信給區長聯保主任的，就可免去當兵，難道這也是政府的命令嗎？（陳母要攔阻她再講下去，可是怎麼也阻不住）又聽說，只要機關上有親戚或是朋友的，就可弄個掛名的差使，不去當兵，難道這又是政府的命令嗎？又聽說，有的人明明到了當兵的年紀，

却說着多報幾歲，或者少報幾歲，於是就不抽了，這難道又是政府的命令嗎？又聽說，花錢運動一下，保長就不抽他了，這難道又是政府的命令嗎？保長！只要您辦事公平，我們屁也不會放的。

保（氣極了，因為對方是個女人，而且要保重自己的身份，不便怎樣發作）我辦事素來公平，你剛才講的那些事，都是你親眼看見的嗎？

妻我親眼雖沒看見，可是我耳朵裏倒聽膩了。

保耳朵聽的話，哪兒就能作準哩？現在廢話少說，你的丈夫回來，叫他別再出去，準備明天早上集合。我還有事，再見吧！（下）

妻（指着保長的後影）虧你好意思！你自己有四個兒子一個也不抽，偏偏要抽我們家裏一個人的，你還口口聲聲說這是政府的命令，我看不如乾脆就說是你的命令吧！

母（坐下）這也不能怪他，誰願意讓自己的兒子去當兵哩？我覺得你剛才

不應該那樣得罪他的！

妻 媽！我也覺得是過份了一點，因為我實在氣得忍不住了。

（牛半仙入。）

牛半仙（以下簡稱牛）（老是彎着腰鞠躬如也滿面春風地）大嫂子！老太

太！我今天特來聽你們回信的。

母（立起）這位是……

妻 他就是那位算命的牛先生。

牛（坐下）怎麼樣？那件事情，你們家裏的人部商量好了沒有？

妻 我們已經商量好了，請你就這麼辦吧！（返身視其母）不過這個錢……

母（早坐下）就拿我這一付銀手鐲到城裏去換吧！（躊躇）現在德貴又沒

有回來，叫誰去換呢？

妻 就把這個給牛先生自己拿去換好了。

母 也好。（由手腕上取下手鐲交其媳）

妻 牛先生！現在我們家裏沒有錢，只有我母親一付銀手鐲，可是又沒有人進城去兌換，我想就把這個手鐲給你，請您勞點步自己去兌換一下，如果錢不夠的話，我們再補給您，好嗎？（手鐲交給牛）

牛 （看見手鐲早已站了起來滿臉堆着歡笑）好的，好的。那麼馬上我就回去把佛爺爺請來，佛的心腸是最慈悲的，你們這樣虔心信佛，佛爺爺一定會免去你們家裏的災難，這就叫做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母 （以手合掌）阿彌陀佛！

牛 老太太！大嫂子！回頭見。（下）



(陳德貴自外入)

陳德貴(以下簡稱德) 媽! 剛才出去的那個人是誰呀! 他來幹什麼的?

母 那是一個算命的先生, 叫着牛半仙, 我們特請他來解除災難的。

德 什麼牛半仙? 那個傢伙鬼頭鬼腦的, 倒有點像牛半鬼, 他能解除什麼災難?

老人家別上了他的當!(坐下)

母 你今天進城裏, 爲什麼這時候才回來? 保長剛才來過了, 他叫你明天早上六

點鐘在李家祠堂前面集合。

德 (氣憤憤地) 集合就集合, 反正逃避不掉的, 怕也沒有用處。

妻 你今天大半天沒有吃飯, 恐怕早就餓了, 我去炒點飯給你吃吧。(欲行)

德 (止住她) 不用炒飯了, 我不餓, 我今天吃飽了一肚子的氣, 這時我吃不下

什麼東西。

母 你到城裏去求周三老爺寫信給區長，他答應了嗎？

德 （更憤）別再提那個混賬東西！

母 （雖然有點詫異，但也猜的出一點）爲什麼？你是受了他的氣嗎？

德 不是受他的氣，還受誰的氣哩？我去的時候，聽說他昨晚打了一夜的牌，輸了

一百多塊錢，天亮才睡。我當然不敢驚動他，就在門房裏坐着等候，足足等了

五六個鐘頭，他才起來。一見面，聽說我是求他寫信給區長的，也沒有問過青

紅皂白，開口就痛罵了我一頓。

妻 他罵你什麼？他不肯寫信就得了，幹嗎還要罵人？

母 大概他是打牌輸了錢，沒有地方出氣，你剛剛碰着他氣頭上，所以借你出出

氣。

德 我又不是他裝氣的袋子，有氣爲什麼要找我出，難道窮人就不是人嗎？

妻 他究竟罵你些什麼呀？

德 他一說爲了國家要抽幾個壯丁去訓練，你們這個也找我寫信給區長說情，

那個又要我寫信給聯保主任講好話，區長和聯保主任又不是我兒子，哪兒肯這樣聽我的話？你們這般鄉下人，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什麼事都要

母 找我周三老爺，連報酬都沒有一點，難道我這個「三老爺」是你們委的嗎？——咱們就只求他這一次，他也犯不着這樣動氣呀！大概是咱們沒有送點禮物

給他，所以他有點生氣了。唉！早知這樣，該把家裏那個老母鷄帶去送給他。

德 他後來越罵越起勁，我氣得幾乎要打他。他罵我：「你們這般東西，簡直是天

生的亡國奴，蠢得比豬還要厲害！國家已到了最後關頭，前方打得這樣緊張，

你們還不出來當兵救國，只想躲在家裏陪着老婆過太平日子，難怪外國人罵中國人只有五分鐘的熱心，我看你們連五秒鐘的熱心都沒有！

妻 一國家到了最後關頭，前方戰事這樣緊張。一他口裏說得倒很有道理，但是，

在這時候他爲什麼還要打牌哩？難道打牌就可以救國嗎？虧他有臉還罵別

人是天生的亡國奴，不知道他自己是什麼？

德 他是什麼？他還是咱們縣裏抗日救國會的委員老爺哩！

母 別再講了！這般紳士老爺本來就只會欺負咱們窮人的，就讓他罵一頓也算

不了什麼。不過，他不肯寫信給區長說情，現在咱們怎麼辦哩？

德 與其受這些骯髒氣，不如我還是去當兵的好。

母 （忽然記起來）剛才來的那個算命先生，他說能替你解掉這個災難，只要

五塊錢就行。

德 當兵哪兒就是災難？您老人家別聽他瞎扯！這傢伙準是來騙錢的。

母 我因爲沒有錢，便將那付銀手鐲給他拿去換了，他回家去請佛爺爺，就要來

的。

德 什麼？銀手鐲給他了嗎？糟了！糟了！

妻 我們也是急得沒有辦法，才去請他的。

德 找算命的能有什麼好辦法？白白地把銀手鐲給他騙去了。那個傢伙等一會來了，我定要他把手鐲還給咱們。

母 （在無可奈何之中又想出一個辦法）德貴！我看你還是裝着生病吧！聽說有病的人，政府裏是不抽的。

德 人家要請大夫檢驗的，假病給檢驗出來了，怎麼辦哩？

妻 要真的生病，也很容易！現在天氣這麼冷，你把衣服脫掉，站在窗口那邊，給西北風多吹一下，不就病了嗎？

母 真的，這倒是個好法子！

德 真的生病，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別真弄出大病來，倒不是好頑兒的。

母 在家裏生病，總比出外當兵好得多，一點小病，過幾天就會好的，這怕什麼？你自己快到房間去把衣服脫掉吧！

德 （無可奈何地）好！我進去脫吧！（進臥室裏去）

母 （對其媳）你去把被窩拿一床來鋪在籐靠椅上！

（陳妻入內拿了一床被來鋪在籐靠椅上。）

母 德貴！衣服脫好了沒有？窗口裏有風，你快到這兒來站着，這兒有風。

德 來了。（一面答應，一面穿着一套短褂袴走出來）哎呀，好冷。（渾身已在發抖）

母 （對其子）你快站在窗子那兒去，稍爲凍凍下就行了！（對其媳）你站在門外去，當心有人來了。

（德貴走近右窗立着陳妻由大門出去）

德

（身子抖個不住）這裏真冷，我實在有點受不了了！（噴嚏）我還是願意去當兵，這這個頑意兒真不好受！（又是一個噴嚏）你們這簡直是故意在同我開頑笑！（又是一個噴嚏）媽！好了吧？我已經冷得要命，不能再凍了！

（陳妻慌忙走了進來）

妻

（對其夫）你快睡進被，臥裏吧！保長又來了。

（德貴急忙鑽入被內，保長正由外面進來）

保

老太太！你的兒子回來了沒有？

德

（由被內伸出頭來）保長！（又是一個噴嚏）請坐！對不起，我有病沒有起來招待您！

保

（覺得有點詫異）今天早上有人在城裏會着你，還是好好的人，怎麼病得

這樣快呀？

母 保長！聽說有病的人是不抽的吧？

保 那倒要看是什麼病，並且病好了馬上還是要抽的。我還要告訴你們，剛才上邊來了個命令，限今天下午本保所有壯丁，須集合到城裏報到，有病也是要去！（對德貴）我特來通知你，請你早點預備！我走了。（下）

德 這都是你們出的好主意，當兵沒有免掉，反而白受了一場凍。

母 真糟！誰知道生病的人他也要抽哩？你現在身體覺得怎麼樣？沒有真的生病吧？

德 僅僅頭上有一點發熱，大概不會真的生病。

（馬耀庭上）

馬耀庭（以下簡稱馬） 陳德貴老弟在家嗎？



母 哦！馬先生，多年沒見了！請坐！

馬 伯母，大嫂子，您好！（坐下）

妻 謝謝！您好？

馬 （見德貴）怎麼老弟有點不舒服嗎？

德 沒有什麼？（又是一個噴嚏）僅僅受了一點兒涼。（對其妻）去把我的衣服拿來吧！

（陳妻下）

德 耀庭！你不是在天津做買賣嗎？爲什麼又當兵哩？你受的傷重嗎？

（陳妻上，將衣放給德貴旁邊）

馬 （坐下）爲什麼還不是因爲不願意當亡國奴呀！老弟，我不但當兵了，我還同鬼子們打了三個多月的仗哩！這隻手是被敵人的炸彈炸傷了的，不過還

好，骨頭並沒有斷。

（陳妻端了一杯茶給馬耀庭）

德 （一面在穿衣一面說着）當兵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怪不得人家都不願意幹。

馬 老弟快別這樣講吧！這種亡國的思想，千萬不能放在腦子裏！

母 馬先生！你到這兒來了多少天了？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馬 我來了一個多星期了，現在住在城裏第廿六傷兵醫院，早就想來看您老人家同德貴老弟的，因為這幾天下雨，所以沒有出來。

母 馬先生！<sub>作</sub>老太太好哇！您太太同令郎都好嗎？

馬 （顏色慘然）他們……（略停）都死了！

母 什麼病死的？怎麼會都死了？染着什麼瘟疫嗎？

馬 沒有病，也沒有染着什麼瘟疫，是被鬼子們逼死的！

德 世界上會有這種慘事嗎？

馬 老弟！你祇知道你這個世界不會有這種慘事，哪兒會知道還有另一個世界，像這種慘事，多得很哩。

母 究竟是怎麼樣一會事？馬先生，希望您趕快告訴我們！

馬 咳！（含着滿眶眼淚）話說起來太長了！（淚已奪眶而出）我自從將家由這裏遷回天津原籍，就在天津開了一個小店，一家人安分守己的過日子，總以為不會有什麼岔子的，哪兒知道，鬼子們奪去了我們東北數省之後，心還不足，又想奪取我們的整個華北。蘆溝橋事變以後，北平、天津、接連都被鬼子們佔領，我們就由此做了亡國奴了。先前，我也聽見人家說，當亡國奴是比豬狗都不如的，我總不大相信，到了真的做了亡國奴之後，我才知道，這話一點

也沒有錯。

德 你當了亡國奴，究竟受了些什麼痛苦？

馬 痛苦太多了！一時那裏說得盡。我就告訴你一點點吧！我開的那個店，自從鬼子們佔了天津以後，店裏的東西，他們愛什麼就拿什麼，錢，別想他給你一文。最可恨的，你稍爲緩一點給他，不是拳打，就是腳踢，有一次，我幾乎被他們打得半死。

德 （憤極）你爲什麼不還手？

馬 （苦笑）還手？誰有那麼大的胆子？（一個字一個字沉著地講下去）亡國奴還敢還手打他的主人嗎？這還是小事哩，我再告訴你一件更悲慘的事。（語音更加沉痛）有一天晚上，我們都睡着了，忽然來了三個鬼子憲兵，說是來搜查的。在外面搜查了半天，也沒有搜着什麼，後來又要進我母親妹妹的

臥室裏來搜查，我只好就讓他們來搜。他們一看見了我的妹妹，長得還不錯，（又悲又憤）於是就按在床上，這三個狗東西，開始輪流強姦起來。我的母親，本來是生着病的，被他們這麼一來，又驚又怕，又急又氣，可憐他老人家活活的被駭死了！（憤得眼裏幾乎冒出火來）我的妻子，因為怕受污辱，硬着心腸，將兒子女兒拋在床上，就到後院子裏，向井裏跳了下去，我眼睜睜看着她們那樣慘死，真比自己槍斃還要難受。我的兩個兒子，一個剛滿半歲的女兒，因為哭嚷着要媽媽，也被這些強盜，拿着刺刀，照我個三個小孩身上，就是這麼一下，（漸漸悲憤得語不成聲）可憐我的三個小孩子，就在床上給我們殺死了。我一面看着我的母親，我的妻子，我的兒子，我的女兒，死得這麼慘，我一面聽着隔壁房間我的妹妹在那裏喊着救命，這時候我的心裏，真比刀擄箭射，滾油煎着還要難受！

德 (憤怒到了極點跳了起來) 耀庭! 你爲什麼當時不去殺死這些狗東西?

馬 (咬牙切齒地) 我豈但當時想殺死他們, 我簡直恨不得吃他們的肉, 喝他們的血, 把他們千刀萬剮, 我才甘心哩! 可是我, 早就被他們綁了起來, 我的口裏又塞着棉花, 他們又用手槍對着我, 我休想轉動一下。在這時候, 我實在不願意白白送死, 我早已訂定了主意, (攥緊着拳頭) 我留着這個身子, 爲我家裏人報仇, 像這樣血海深仇, 我是非報不可!

德 對的, 白死是沒有用的, 咱們應該想法子去報仇!

馬 這個仇, 實在太深了, 我的妹妹在臨死的時候, 向我流着淚, 請我替她報仇, 等我答應決定爲她報仇之後, 她才斷了那最後一口氣。(淚似水樣地向下直

母 (眼淚汪汪地) 鬼子們原來這樣殘忍, 真比禽獸都不如!

馬

(立起)禽獸，他哪兒比得上禽獸？我看世界上最該殺的，最凶暴殘忍的，心腸最毒辣的，恐怕就是日本人了！聽說他們奪去了我們東北幾省以後，東北的同胞，簡直似打入了十八層阿鼻地獄一樣。天天過的非人的生活，一言一動，都須受鬼子們的管束，在每個人的家裏，他都派有一個鬼子來替你管家。你的一切錢財，你家裏一切東西，甚至於你的老婆，都要交出來由他支配。他稍爲有點不高興的時候，對於你家裏的人，不是打，就是罵，彷彿主人對待奴才一樣。他要你的姐妹或者你的妻子怎麼樣，你就得依他怎麼樣，否則，他可以隨時槍斃你。家裏的人，聽說東北的同胞，因此而死的，非常之多，尤其是不肯受污辱而自殺的更多。

德

(以拳擊桌)媽的真氣死我了！

馬

要氣死人的事兒，還多哩。你是中國人，他却不准你讀中國書，要你讀他媽的

噫哩咕嚕的東洋文。

母 爲什麼中國人不准讀中國書？

馬 爲的不該做亡國奴呀！他還讓亡國奴記念他的祖國嗎？他要你永遠做他的

奴才，永遠不得翻身！

母 咳！鬼子們的手段真毒辣！

馬 他的毒辣手段還有比這更厲害的。他要你五家人共用一把菜刀，假若多出了一把，就是死罪，聽說有個人家，爲了多搜出了一把刀，結果這一家人都捉到監牢裏去，每個人都被打得皮開肉爛，硬說他們是義勇軍的奸細，可憐這一家人都被他們打死了。

德 以前，我做夢也沒有想着當亡國奴是會有這麼多痛苦的！

馬 亡國奴所受的痛苦，太多了，我一時也說不完許多，鬼子們還有一種最毒辣



的手段，就是逼着咱們東北同胞打一種最厲害藥水針，據說打過這個針以後，永遠就不會再生兒子，他是故意要絕咱們中國人的種，你看鬼子的心有多麼毒！

德 耀庭！今天要不是您這樣告訴我們，我們哪兒會知道鬼子的手段有這樣毒辣，我更不知當亡國奴是有這麼多痛苦，我現在都明白了，我已決心願意到前方去，我非殺盡鬼子們不可！

母 （立起）德貴！我現在也贊成你去當兵了！（對馬）馬先生！我本來不願意我的兒子去當兵的，現在聽了您這一番話之後，我才覺得我的兒子應該去當兵，應該去保國家，應該去殺鬼子！

妻 （也已立起）馬先生！從前我們總是以爲「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現在才知道這是我們的胡塗，以後要改做「好男應當兵，好鐵應打釘」的！

馬

「好男應當兵，好鐵應打釘，」改得好極了！伯母，大嫂子，要知道現在最光榮最尊貴最神聖的就是當兵！聽說你們貴處早就在徵兵了，有很多人躲在家裏不肯出來應徵，又有很多人逃到別的地方去，這未免太胡塗了！假若有一天敵人來了，看他還能躲得了逃得掉嗎？要知道沒有國，哪兒來的家，國亡了，家還能保得住嗎？到那時候，眼睜睜看着自己的田地房產，金錢貨物，不是被敵人完全沒收，就是被敵人完全燒燬；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不是被敵人任意殺死，就是被敵人任意姦淫；再想起來反抗，可就遲了！

母

馬先生！聽說日本軍隊的飛機大砲很厲害，這話實在嗎？

馬

這是一般漢奸故意誇大其詞來恐嚇我們的，我是從戰綫上回來的，敵人的大砲飛機，我都領教過了，也不過如此，實在講，鬼子們也只全靠這一點武器，否則早就被我們消滅了。我說，（聲音愈說愈大也愈沉著愈分明）咱們中

國人，有四萬萬五千萬之多，只怕大家不齊心，一致對外，假若能夠萬衆一心，服從政府的命令，聽從最高領袖的指揮，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誓死抗戰到底，不屈服，不妥協，一個小小的日本，就是十個八個日本，也可以打倒它，消滅它！

母

要能打倒了日本，我真不知怎樣高興才好！馬先生！我年紀大了，希望在我沒有死以前，我能聽見看見我們中國強盛起來，把日本打倒，收回我們一切的土地，報了仇，雪了恨，出一出這口怨氣。

馬

伯母！打倒日本，并非難事，只要戰事延長一兩年，日本是非失敗不可！現在不管前方戰事是勝利還是失敗，這都無關大局，勝了固然可喜，敗了也用不着灰心，我們所爭的不是一時的得失，而是最後的勝利，只要我們全中國人不畏怯，不灰心，無論怎樣艱難困苦，都要咬緊牙關忍受下去，有了這種百折不

回的精神，我大勇敢有把握地說，這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中國的！

德 馬大哥！我馬上就要去當兵了，我非爲國家爭求這最後勝利不可！

妻 我進裏面去，替你收拾收拾東西吧。（下）

（大家同時坐下，牛半仙持佛像紙燭等上）

牛 老太太佛爺爺我已請來了。（說畢將小方桌搬至台口，將佛供好，馬立起視之良久，愕然不解何故）

馬 （指着佛像等物問牛）你這是幹什麼？

牛 （笑眯眯地）我是他們府上請來解除災難的。我姓牛，號稱半仙。請問您貴姓？  
台甫？

馬 （不解）他們家裏有什麼災難要你來解呀？

德 （也立了起來）誰講我們家裏有災難？

(陳妻持衣包上,陳母也立了起來。)

牛 (別人早就在生氣了,可是他,仍然和顏悅色地解釋) 那個人家沒有災難哩? 他們家裏犯的是當兵的災難,我來替他們解一下,他們家裏的人就可以免掉當兵了。

馬 (更愕然不解) 當兵爲什麼也算是災難?

牛 這是佛爺爺的金口講的,您不信可在書上去查一下,因爲當兵是免不掉要打仗的,打仗是有生命危險的,您想,這不是災難是什麼? 所以……

馬 (順手就是一記耳光) 媽的! 在國家同敵人抗戰的時候,正是需要人民從軍救國,你偏偏在後方無中生有說當兵是災難,叫人不當兵,你這小子不就是漢奸嗎? 假若大家都受了你的騙,國家豈不是要亡嗎? 老子年常本不喜歡打人的,今天却非揍你不可。(又是一腳踢了過去)

德 你這傢伙，騙去的一付銀手鐲哩！快拿出來還給我們！

馬 什麼？你還騙了人家的東西嗎？快點拿出來還給他們，否則老子又要揍你了！

牛 （口袋裏取出手鐲）銀手鐲在……在這裏。（交給德貴）我本來不要的，他……他們一定要給我，我……我……

馬 少說廢話，你快點滾吧！

牛 （越挨打越陪笑臉）是是得令！得令！

馬 得你媽的什麼令快滾！看你那付鬼頭鬼腦的樣子，就知道不是一個好東西。

（牛牛仙一面鞠躬着，一面以致敬禮，逡巡地向外退，退至門口，忽與牆壁碰着，於是駭得迅急地逃去。這時，忽然集合號遠遠吹起）

應 本保已在吹集合號了，馬大哥！咱們有機會，再前方見吧！媽！我要去了！

母 好！你去吧！你不要惦記我們！你現在不是我的兒子，你已經是中華民國的軍

人了！你應該將你的血，你的肉，你的整個的生命，貢獻給國家，抵抗那殘暴的敵人，收復我們的失地！現在時候不早了，你趕快去吧！

妻 希望你在前方多打幾個勝仗，多殺幾個敵人，母親有我侍候，請你不用掛心你去吧。

馬 我也要去了，咱們一道兒走吧！老弟，我今天看見你們家裏這種情形，我心裏真高興，母親勉勵兒子去從軍，妻子勉勵丈夫多殺賊，這實在是復興民族的好現象，咱們的國家不會亡了！好，伯母，大嫂子，再見，老弟，咱們走吧！

德 媽，請您自己保重，我去了！（對其妻）你好好地侍候母親吧！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同耀庭下）

妻 媽！您別傷心了！將來戰事平定了，德貴依然會回來的。

母 我不是傷心，我是因為恨自己生的兒子太少了，假若能多有幾個兒子，豈不

是國家又多幾個兵去殺敵人？

妻 媽！我也恨啊！

母 你也恨什麼？

妻 我恨我自己不該是個女人，否則我也可以同德貴一樣去當兵報國了！

母 你別著急，女子報國的機會也很多，咱們暫時等着吧！

(幕落)

### 劇情說明

因了抽壯丁的事使得陳德貴全家驚慌起來。德貴爲了想避免當兵去求人寫信說情。急得德貴的妻同保長大吵一架，更急得德貴的母親把抽丁當着災難看，去請牛半仙來求神免去當兵的災難，因此騙去了她一生僅剩下的手鐲。在這



幾種方法都宣佈無效時，他們竟想出把德貴弄病的可憐方法來逃避服兵役。但是，保長仍舊來催德貴去集合。於事毫無補益。

他們如此逃避的原因，是他們不知道服兵役的意義。在他們聽着他們受傷朋友報告了日本鬼子慘酷屠殺的行爲之後，他們澈底的認識了此次抗戰的意義。結果，不但德貴自動要去當兵，甚至他的妻子同母親都督促他上了前線。

## 排演說明

「有力的出力」以宣傳兵役爲題材，在目前上演，甚爲適合，如上演，在排演時請注意下面幾點：

(一)此劇是用辯證的方式，企圖從各方面說服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們。也就

是說：這劇的效果集繫在對話上。所以，在排演時要特別使對話清楚，不能有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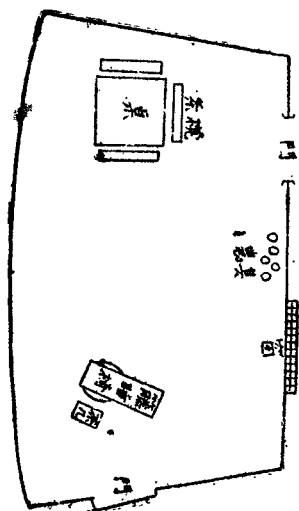
含糊或錯陋。

(二)此劇缺乏極其緊張的動作。要能緊緊的抓住觀衆的注意力，必須使演員注意接頭的地方，彼此接話要緊密，加強速度 (Tempo)。演出時的速度要快，絕不能慢。

(三)開頭母與媳介紹人物的一場。其次保長在第二次上場催德貴去集合的一場，再其次牛半仙第一次上場，母媳求他用法術消災的一場。再次，傷兵上場報告日本暴行的一場。排演時要特別加強，否則，會減輕力量。

(四)演牛半仙的角色，不妨誇張一點，期使觀衆看了引起反感。演傷兵的演員，則須特別忠實。否則就會得著相反的效果。像牛半仙如果不忠實，觀衆就會覺得他是個丑角。

計設面臺舞「力出的力有」



道具說明

大道具 方桌一張

長條凳三張

簾靠椅一張

小道具

茶几一張

茶壺一把

茶杯兩隻

破舊毯子一條

農具若干

衣服一件

掃帚或拭布一塊

銀手鐲一付（可用鉛絲代替）

手托盤一隻（內放測字用件）

白布一條

衣括一個

佛像一張

蠟燭紙錠各二付

服 裝 說 明

陳母

黑色舊布棉襖一件

黑色扎腿舊布棉褲一條

黑布舊棉鞋一雙

黑腿帶一副

襪子一雙

陳妻

帶有細條之近乎藍色棉襖一件

黑棉褲一條

黑色單鞋一雙

白襪一雙

德貴

近乎藍色舊布棉袍一件

深灰舊布夾褲一條

白布短衫褲一套

舊皮帽一頂

深色腰帶一條

舊棉鞋一雙

黑襪一雙

半仙

深灰（或古銅色）舊綢棉袍一件

黑舊呢馬褂一件

力出的力有

黑舊小帽一頂

舊式老先生白眼鏡一副

深色扎光舊綢或布棉褲一條

黑腿帶一副

鑲皮邊舊棉鞋一雙

深色襪一雙

保長  
舊舊粗布大襟棉襖一件

黑粗布扎腿褲一條

淺色腰帶一根

黑布鞋一雙

白襪一雙

傷兵

傷兵所穿之灰布棉大衣一件（或普通軍用灰大衣，臨時加上紅布十字。）

一

灰色棉布軍服一套

綁腿一副

黑布軍用鞋一雙

襪一雙



「九一八」以來（獨幕像徵劇）

上海話界救亡協會  
戰時移動演劇第二隊

集體創作

時：

九一八以來

地：

中國

人：

父親 忠厚慈祥的老人

長男 熱血青年

長女

來以「八一九」

次女

三女

老鄰居 日本鬼子

景：

舞台的中央置長桌一張，桌子後面及左右兩端放有靠椅四把，最後方置屏風一架。舞台的前右端置一小凳。

開幕時，父親坐在桌子右端，哥哥坐在左端，二女三女並坐在正面。（二女在右三女在左。）大女站在父親和二女的中間。

一陣歡樂的笑聲，充滿在這個快樂的家庭里。哥哥正擦着火柴給父親點烟（父親用的是一枝長桿旱烟袋。）二女和三女在嘖嘖喝喝發狂似地談笑。大姐覺得這兩個妹妹又有趣又可笑，隨手推了二

妹妹肩膀一下，就走往前右端拿起未做好的衣服來。

三女（止住笑，站起來）大姐，你幹什麼去呀？

大姐（坐在矮凳上隨口答）我做點活。

三女剛吃完飯就做活，於衛生有妨礙的呀！（坐下和二女又大笑起來）

大姐不要緊啊。（微笑着低下頭去做活）

父親（慈祥地）瞧你們這兩個孩子，一天到晚總是笑；吃飯的時候也是笑，大姐去做點活又是笑，也不知道，你們在笑些什麼呀！有什麼可笑的嗎？

哥哥（故作正經地）爸爸，二妹妹跟三妹妹這幾天老是這麼愛笑。

父親（邊笑邊說）反正在家裏閒着也沒事，你們愛笑就笑吧！讓你們笑個夠！（撲刺一下也跟了他們笑出聲來了。於是全體都大笑得幾乎吐不出氣來）

哥哥

（好容易止住了笑）呵，爸爸！我想起來了。今年的收成很不錯，照這樣幹下去，咱們今年一定可以好好過一個年了。

父親

對啦！你不提我也要說啦，今年秋收的確是好極了，咱們一定可以快快樂樂地過一個舒服年了。不過有一樣你們得好好注意，就是咱們家在這東村子裏，可說是一個最大的家庭——土地又廣，人口又多。近幾年經我們大家辛苦治理之下，眼看着咱們這個家就一天天地興旺起來了，但是咱們這麼一興旺，就不免要惹起了四圍隣居的嫉妬。因為咱們家要是好起來，隣居們看着就難受；尤其是東邊的那個老隣居，他是最嫉妬，最著急的一個了。不過咱們暫且也管不了這麼許多，祇要大家肯埋頭苦幹，一方面把園子裏的花草樹木好好的種植，一方面趕緊把四面倒塌了的圍牆給修築好了，免得他們在半夜三更的時候躡進來偷東西。

哥哥 是的，爸爸！我知道。

父親 還有一件，就是我們對外，總要保持我們是個大家庭是個禮讓之邦的風度。第一我們要和平；第二要謙恭讓步；第三，沒有事的時候，決不要去招人惹人家……（二女三女聽到這裏，又哈哈大笑起來）（在父親說到「第一……」時，老隣居由屏風後慢慢地將兇惡的面孔露出在屏風上端，窺着這個熙熙融融的家庭。當大家又笑起來的時候，老隣居突然發出一種怪異而恐怖的笑聲來。大家都怔了一會，父親才和哥哥掀起桌單來找，三個女兒尋覓）

父親 那兒來的這個怪聲音呀？

（大家找了一會，什麼沒找着）

三個女兒（同時）沒有呀！什麼也沒有呀！（全體又都哈哈大笑起來，老隣居也

在屏風上發出怪笑，大家又嚇得怔了一會，驚慌地向兩旁尋找着；二女三女兒也都面面相視地站起來）

大姐 哥哥！你快瞧瞧去罷！

（哥哥從左邊出去，父親從右邊出去。停了一會，又都從兩邊走回來）

哥哥 沒有，什麼也沒有看見。

父親 這邊也是什麼都沒有。這兩天不知道從那兒來的，老聽見這種怪聲音，我們也不要管了，俗話說得好：「一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料想我們好好在家過日子，既沒有去招是惹非，別人也不好意思來欺負我們吧。你們，姊妹三個也別害怕，不要緊，有我啦！

三個女兒 （同時）不要緊不要緊，我們不害怕！

（大姐照舊做活，二女三女又坐下來笑。父親和哥哥也仍在原位坐下）

老隣居

（一路怪笑着自右方搖搖擺擺地走進來，木屐咯咯噠噠地響；大家聽到了他笑的聲音，都驚愕地回過頭去。一看見是他，就都又恨又怕，掉過頭

來）

父親

唔，我當是誰在那兒笑哪，找了半天也沒找着，原來是我們多年的老隣居呀！好好請坐請坐！抽袋烟，喝碗茶！

老隣居

（四處看了一會，作怪態，慢慢地）老隣居！我來同你親善的噯！哈哈哈（一陣怪笑聲）

父親

親善？親善，好極啦，請坐吧！

老隣居

（木屐響着節拍，慢慢蹭到大姐的身後，從她的右邊探過頭去。大姐隨着木屐聲，下意識地扭過頭，看見了他，就趕快把頭扭轉，驚怕地勉強去

繼續做活）

老隣居 (轉向父親) 你的女兒?

父親 是, 是我的女兒。

老隣居 大女兒?

父親 是, 是, 大女兒。

老隣居 哈哈哈哈哈 (慢慢蹭到大姐的左邊, 慢慢地挨近她, 猶笑着, 把手慢慢

往她頭上放, 突然一把搬起她的頭,)

大姐 (驚怕急叫) 幹什麼?

老隣居 哈哈哈哈哈! (一下抱着大姐的兩肩, 猛力把她從矮凳上拖起來。)

大姐 (怕極叫) 啊! 爸爸!

父親 (趕過去拉老隣居) 老隣居! 這是幹什麼呀? 有什麼話, 慢慢地說, 你要是

想要我的大女兒, 好好地托個媒人來說說, 我也不是不給, 別這麼着急呀。



老隣居 （撒開大姐，左手猛力將父親一推，父親倒在一旁，老隣居瞥目狂笑）

大姐 （乘此機會，急急忙忙地。一面回頭看着老隣居，怕被她發覺，一面很敏捷地溜到台的左端，）

老隣居 一邊注意着倒臥在地的父親，一邊扭過身來張大了兩臂，向大姐原坐的地方猛力一抱，不想抱了一個空，於是由失望變成羞怒，轉着兩個眼珠子向四面找起來。突然，在左端發見了大姐。——大姐這時怕的「啊」了一聲。他立刻又高起興來，賤笑着向大姐招招手，鑿涎地用指甲抓摸著喉管，慢慢地拖着木屐，往左端蹭。這時大姐一面懼怕得想躲開，一面喊着「哥哥！哥哥！」但結果還是叫他給一把抓住了）

大姐 （慘叫！）啊！哥哥！

哥哥 （氣憤極了，槌者桌子）爸爸打呀！

父親！不！不！打什麼都完了，讓我好好求求他吧！（連連給老隣居打躬作揖）

老隣居，老隣居！

老隣居（背向外右手拉者大姐的左手，騰出左手來，打開了父親，於是用兩手

拉着大姐往右拖。大姐哭喊着，後退着，但是，沒有他的力量大，終於還是被拖到台的中間。他想倒退着把她拖走，猛然大姐的背部轉向觀眾，露出背上的「東三省」字樣。——注意，由開幕到現在絕對不可讓觀眾看見大姊的背部，時時二妹三妹的背部，也不許讓觀眾隨意瞧見。——大姐悲慘地哭起來，一直被老隣居拖了下去。父親一面拉着大兒子，一面還是打躬作揖地求着尾隨着他出去。二女三女在哭喊着一姐姐！

父親（從外面（又悲又憤地走回來）這是從那兒說起呀！我們過着好好的日

子，也沒招人家，惹人家，就讓那個野鬼進來，把你們的大姐硬搶了去啦！

（悲痛已極少停）唉，捨去就捨吧，有什麼法子呢？等着我慢慢跟他商量商量，用和平的方法，再把你大姐要回來吧？

二女

（怕極，和三女互相緊偎着）爸爸，咱們搬家吧！那個野鬼多麼怕人呀！

父親

搬家，往那兒搬？咱們祖上給留下的這份家業，已經好幾十代了，怎麼能搬開呢？要是搬開了，他更可以不費點氣力地，把我們家裏的東西都拿去了。

我們不能搬！還是我跟他好好地說說，讓他把你大姐給送回來；再不然，我就到鄉聯會去告他一狀，讓鄉聯會裏主持公道的朋友們出來制裁他一下，看他還敢不把你大姐給送回來不？

哥哥

爸爸，什麼鄉聯會，鄉聯會有什麼用啊！咱們求鄉聯會的事不祇一次了，可是他們老是裝聾作啞，假癡假癱地敷衍了事，鄉聯會裏的那些老頭子還不都是勢力鬼麼？他們看見誰家有錢，誰家有勢，他們就幫誰；現在沒有別

父親

的話好說，人家有本事來搶我們的大姐，我們就要有本事搶回來，我去，我帶了我們的園丁們一塊去，非幹他一個落花流水不可！（說着便要走）

（攔住哥哥）幹不得！幹不得！幹不得呀！孩子，我也知道要幹，可是現在還幹不得呀！現在我們要千萬鎮靜！要鎮靜！因為現在咱們家的基礎還沒有打穩，什麼都還沒有準備充足，雖然咱們的園丁很多，可是咱們的傢伙還沒有齊備呀；要是隨隨便便地輕舉妄動起來，咱們是一定要被人家打得頭破血流而後已的。幹不得，幹不得，孩子還是讓我來想個法子，求個和平解決吧！

哥哥

（憤怒已極）爸爸你老人家今天說要鎮靜，明天說傢伙沒有齊備，後天又說準備沒有充足；我們的傢伙究竟到那一天才得齊備，才得充足呀？難道說我們沒有傢伙，祇空着兩個拳頭，就然一輩子讓人家欺負，不去同欺

負我們的人幹了麼？（拍桌）不行，我要幹！（說着便走）

父親（怕事攔着）不能幹！不能幹！

哥哥 不行，我非幹不可！（向右手入口處衝過去，將達門口）

老隣居（木屐聲突然大作，他又挺胸凸肚而出；看見了迎上去的哥哥，便即刻

止步；然後口中作着尖長殘厲的怪笑，蹣跚到一旁，顯出媚態的態度，慢慢伸手過去，想同哥哥講親善，握個手。不想剛才拉着，就被哥哥猛力摔開。他彎着腰思索了一下，又轉着眼珠去找二女兒；二女兒害怕地躲在父親的背後，父親小心地掩護着她）

老隣居（忽然看見了二女兒，大喜，指劃着）二女兒！（尖長殘厲的怪聲，橫着身子，躡足地走過去，到了父親身邊，一把攔住父親的頭項，把父親推倒在地，隨即狂嘯一聲，一把抓住了二女的兩手。二女駭極而哭。老隣居拖住她，

從左方，轉個半圈，到台中，像拖大女兒一樣地，把二女的背轉向觀眾，露出背後的「熱河」字樣。二女哭得更厲害，哥哥走過來要打，父親上前去作揖，但都被老隣居一脚踢開。

老隣居

（猛然大喊一聲）不要響！（大家都不敢再響）我還要來的！（張開

血盆大口，露出一副獠牙，咬着二女兒的肩膀，連拖帶曳地把二女也拉了出去。二女一路哭喊着：「爸爸爸爸……！」）

父親

（氣喘地轉了回來，悲憤欲絕）完了，什麼都完了，我們什麼都完了！我想着他把你大姐搶了去，就知足了；誰知道，他貪得無厭，把你二姐又給搶去了！又給搶去了！我們快快乐樂的一個講和平的家庭，讓那野鬼給拆了個五零四散，這叫我們怎麼過呀！

三女

（哭）爸爸爸爸！我無論如何也不去的，我死也要跟着你！

父親（堅決地）是的，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叫你去，我一定要用我們全家的力

量保護你，我現在才明白光講和平是不中用的，你只管同人家講和平，但是人家不同你講和平。好，我現在再也不講什麼準備，再也不講什麼鎮靜了，他要是再來……

哥哥（槌着桌子搶着喊）他要是再來，我們就跟他幹！我們就是剩下最後的

一個人，剩下最後一滴血，也要跟他幹！——我們要是再不起來跟他幹，那我們的全家就都要被那野鬼拆完了！

（在哥哥講話的時候，三女兒慢慢地站到父親的右邊，聽他講）

（這時候，老隣居突由裏面一閃而出，就如洪水猛獸，躡手躡腳地溜近三

女兒身旁）

父親 對對！我們一定要跟他幹！

(老隣居這時已舉起雙手，就欲又三女的頭項)

哥哥 (抬頭看見，力喊) 他來啦!

(父女兩個大驚回頭，三女趕快躲在父親的身後)

(老隣居也同時急回過頭去，死灰一樣的臉色，顯出陰峻，險惡，恐怖。他斜着眼睛，窺視三女兒，窺視了二次以後，橫着身子，咯噔咯噔地往台的左面蹭，僵僵着背，脚下作着一步三拍的可怕的響聲，其聲象徵着日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步伐，一聲聲打入人們的心肺。轉到桌的左端，哥哥趕過去，擋住他，他又伸首向左右窺探，隨後又伸長了頸子，像在高空向下偵察似的，然後一搖一擺，狀如活屍。漸漸地獸性畢露，饑涎直滴，舌尖自口內伸出，伸手將哥哥推開，向桌的後面探視着，打算去抓搶三女兒。老隣居口裏喘着氣，腳下的聲音從一拍變成二拍，慢慢地繞桌往右走，三女兒乘機撒開了父親，敏捷地跑



到台的左端。老隣居往桌的後面轉到桌的右端，看見三女兒到左端去了，氣喘得更兇，口水滴得更多，腳下的聲音更響更急了，更瞪着眼，繞着桌子走向台的左角，想去抓三女兒。哥哥趕過去擋住了三妹，老隣居趕到了他們的前面）

老隣居（兇狠地對哥哥說）走開！走開！

（哥哥不但走不開，並且做出要打姿勢，他氣極，過去一拳把哥哥打倒，走近了三女兒，伸張兩手要去抱她。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全劇的頂點 Climax），猛不防，三女兒劈手給了他兩個嘴巴，其聲鏗鏘，有同瀑布之擊石。他狠狠地回過身來，抓住了三女兒，轉過她的身子，露出背上的「平津」字樣。三女兒拚命和他掙扎，這時候父親也趕了過來，哥哥也站了起來，全家合力把老隣居打倒。老隣居倒在地上，像烏龜一樣地被闖出了這個講禮義愛和平，融

溶和煦的家庭了)

大家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幕——

【後記】這幕劇是我們在甯海線上，及武漢一帶公演了數十次的底本，也就是時事活報「保衛祖國」的第一幕。因是牠的表演成分較文字成分來得重要，所以不能拿牠像一般文學作品那樣的去閱讀。我們知道，有許多書齋劇本不適合於舞台，同樣也就有許多表演劇本不宜列於書案。對於本劇，我們本想把牠公之於世的，但有許多個人或團體在看了本劇以後，又往往特意來函索閱，並且有許多地方，竟然也肯將牠排練演出，因而我們才勉強去把牠加以整理，如有什麼齟齬的地方，還希望讀者或演出者不吝見教，以便修正。（廿六年十一月在漢口）

## 劇情說明

這是一本象徵劇。

一個非常歡樂的家庭，父親在抽煙，哥哥在傍邊擦着火柴給父親點煙，大姊在做活，二姊和三姊在說笑，笑啊，笑啊，大姊笑了，哥哥笑了，父親也笑了，全家都笑了，歡樂的氛圍占滿了整個家庭，這是因為他們今年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收成，而且這一家在東村是一個最大的家庭——土地又廣，人口又多，近幾年來經大家辛苦治理之下，眼看着這個家就要一天天興旺起來。但是這樣快樂的家庭，引起了東邊那個老隣居的嫉妬，他毫不客氣的搶走了大姊，二姊。哥哥憤怒已極，他忍不住住人家的欺負，他要跟老隣居幹，他不願讓那野鬼把他們快快樂樂的家庭給拆了個五零四散。可是父親儘要講和平，還要謙恭讓步，還要去招人惹人家。

最後老隣居得隴望蜀，第三次又來搶三妹了，三妹不甘心那樣被人搶去，他反抗了，狠狠的給了老隣居兩個嘴巴，這時候父親也趕了過來，哥哥也站了起來，全家合力把老隣居打倒，老隣居倒在地下，像烏龜一樣的被開出了這個講禮義愛和本，融裕和煦的家庭了。

## 排演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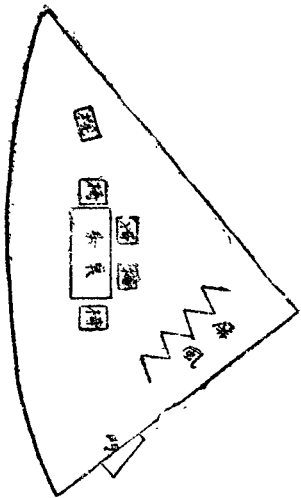
(一)排演「一九一八」以來一個個戲，第一個要注意的是三個女兒背後的字，在給觀眾看見之前，得絕對向觀眾保守秘密。

(二)對於扮日本怪人的演員的聲音動作要儘量的誇張，最好是誇張到使觀眾不相信他是人，而是個怪物。不過最大的一個要求，是要使觀眾對那人發生厭惡痛恨之感。

(三)怪人是沒有什麼話說的，可是，需要他象徵出來的事情又很多，那末，唯一的辦法是利用聲音與動作。例如用彳亍步伐謀微他對我們的準備躊躇，其銳聲強示誘惑等。

(四)選演員要注意，飾怪人的演員要能放得開嗓子笑。三女要使人看了不討厭。否則，會減演出的力量。

計設面台舞「來以八一九」



道具說明

大道具 長桌一張

靠椅四隻

屏風一架

小凳一雙

小道具 旱煙袋一個

洋火一盒

煙少許

衣服一條

桌單一塊

紙條上寫「東三省」「熱河」「平津」等等字

## 服 裝 說 明

父親 深色綢棉袍一件

黑緞背 一件

孔眼棉褲 一

鑲皮邊棉鞋 一雙

腿帶一副

黑小帽一頂

長男 西服一套

皮鞋 雙

來以「八一九」